

北平圖書館 惠存

附歷代夷務沿革年表

西康寧屬夷務沿革史略

袁在予著

國父遺教

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要提倡民族主義，必先要把這個主義完全了解，然後才能發揮光大，去救國家。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我們這種民族，處現在世界上，是甚麼地位呢？以世界上各民族人數比較起



著者在區區工作之時與裝小影

考爾屬夷族，原為我漢代西南夷中一部分之遺裔，其固有名種族人口，僅佔全夷族中人口十分之三，自視為貴族，配生奴化之血統，被目為奴隸，又稱我歷代漢人被擄後，夷與吾人研讀之，國說完全是一箇民族。當此國內叛亂潛伏，民危殆，與國際風雲，強鄰虎視之，要挽救當前的民族，民族危殆，奉與國義，就應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則不可提倡民族主義，與我漢族，要一視同仁，對甯屬的夷族，要教化扶助，使同為民族，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予謹識

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的地位。一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西康寧屬夷務沿革史略目次

序一 李根源

序二 宋希濂

序三 李志鵬

一、前言

二、三代 盧國之說

三、秦代 嘗通爲郡縣

四、漢代 司馬相如通西南夷

五、蜀漢 武侯南征擒孟獲

六、晉代 太守李謙移民於蜀

七、南北朝 改置州縣

八、唐代 爲南詔兼併

九、五代 長爲兵衝

十、宋代 號曰獠州

十一、元代 世祖南征道經夷地

十二、明代 治夷兵力達七萬

十三、清代 石達開被囚夷人

十四、民國 劃寧歸康著治績

十五、結論

附一、夷務沿革年表

二、夷務概況圖二

西康甯屬夷務沿革考序

凡履中華國土，占中華國籍，皆中華民族也，進有先後，若兄弟長幼然，同氣連枝，推誠互愛，以禦外力之侵侮，國門以內，恰恰如也，於高下乎何有？辛亥壬子之際，余統兵駐大理，時衛藏椒擾，江亞、拉薩，或失或變，英吉利人，乘隙窺江孜，余憤之，遣士十人，易服入藏，爲察探計，一出中甸、阿墩子、鹽井、察雅、至察木多。一出巴塘，由裏塘至打箭爐。一自察木多走同普、德格、甘孜、爐霍屯、道蔭、至打箭爐。一出江卡、碩盤多，至拉薩，至亞東關。自仲冬迄仲春，凡四閱月而返，山川風俗，官吏施設，所至舉爲其實，遂集屬中雜籍，能藏語者，什伍而訓之，復集歷古疏陳藏事之作，若姚肅、若王我師、若松筠、若魏源、若盛繼祖、若王世睿、若杜傍、若杜昌丁、若曹樹翹、若毛振龍、若徐瀛、若黃沛翹、若王錫祺、若師範王崧都十餘家，爲考驗之助，而令屬中雜文武吏士，時至喇嘛寺，言談慰撫之，親邀喇嘛僧十餘寺衆二三千人，授官通誠，爲提携固藏之謀，措置甫竟，而項城袁公，欲假力英吉利人以爲助，其事遂寢，迄今偶涉遐思，猶恨恨也！江西袁君在予，居西康甯屬多載，於所居人既狎而導之，暇輯古今紀載之有涉於斯土者，精而研之，述寫成集，顏曰西康甯屬夷務沿革考，余巡邏西，君亦從軍至大理，一日挾其冊來示余，余傷舊志之未伸，而喜君之有意乎是也，乃告之曰：吾聞之，禹生石紐，又曰大禹出西羌，川康漢藏之間，固我先民託迹所也，江流東注，民隨下移，行者進，而居者滯，歷年千百，遂若文野之判焉，烏識同爲遠祖之苗裔哉？雪嶺之北，恆河以東，何莫非我兄弟生存長整之所，夷云、漢云、何事於辨？今且携手偕行，並擲邦治之途耳！君之此書，其爲凝固之膠漆也與哉？君色然喜，乃書其端而歸之。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秋月，監察院雲貴監察使，騰閣李根源撰於大理北城蒼逸堂。

附註

衛藏——衛，西康西部康屬之地。藏，西藏全部土地。

江亞拉薩，江，西藏之江孜。亞，西藏之亞東。拉薩，爲西藏之首邑。中甸，卽雲南之中甸縣。阿墩子，卽雲南德欽設治局。鹽井，卽西康之鹽井縣。察雅，卽西康之察雅縣。察木多，卽西康之昌都。巴塘卽西康之巴安縣。裏塘，卽西康之理化縣。打箭爐，卽西康省會之康定。同普，德格，甘孜，爐霍，道隔（孚），江卡（甯靜），碩鑿多（碩督），均爲西康之縣。麗中維，卽雲南之麗江縣，中甸縣，維西縣，迤西，卽雲南之西部，又稱滇西。

西康甯屬夷務沿革考序

去年春，余閱部至西康，悉甯屬擁，有邊胞二百餘萬，以語言習慣風俗之不同，而名稱互異，自漢通西南夷，置郡縣，歷二千餘載，以治理者不偏於軍事，卽側於羈縻，界限未除，互爲歧視，馴至愈離愈遠，隱患難消，誠可慨也！方今倭寇入侵，邊防日緊，凡我邊胞，如同乘危舟，行於驚濤駭浪中，不一致撐持，覆亡立至，吾人更應有此警惕，深明同源異派之義，遵奉 總裁，「要一視同仁，特別要盡教化扶助之責」之訓示，善爲治理，務期與邊胞逐漸融合，冶於一爐，此所以余與蔣衛李公倡辦滇西戰幹團，收容邊疆優秀子弟，從事訓練，爲組訓邊疆民衆之基幹，亦卽爲溝通邊情之前鋒，而爲反攻滇緬之策應，惟欲將數千年互不相入之鋼習，一變而爲融洽調和之新風，自非深究歷代成敗得失之因，精研古今夷務演變之情，以定因時制宜之策、不易爲功，袁君在予，遊康多年，留心邊情，所得資料甚豐，暇考甯屬夷務沿革，著爲專集，將以付梓，問序於余，披閱至再，覺所考研，咸足供邊防建設之參考，時代環境所必需，因書所感，以弁其端，時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撰於大理滇西戰幹團

西康甯屬夷務沿革考序

甯屬爲古邛都夷地，漢武帝開置郡縣後，甯屬夷人，卽世受漢人之統治矣，自漢迄今，時已二千餘載，而夷之爲患，歷代皆有，故後之談治甯之策者，因恆以治理夷務爲難辭，歷代文武官吏，出宰是邦，亦多未能作澈底之治理，是以甯屬夷務，成爲歷史相沿之嚴重問題也。志鵬於民國三十年秋，奉命率師防次甯屬，兼負清鄉任務，時至今日，甯屬居西南國防之重地，夷務之治理實爲刻不容緩之要圖，惟甯屬實情，迥異內地，道路傳聞，多難據考，非親歷其境者，殊難明其實情，更何能輕言其治理哉？此說如明代建昌兵備道鄧貴所云：「竊謂歷建甯者，然後可以談建甯，亦必備知今日建甯之情形者，然後可以治建甯，殊未可以耳談也。」鄧氏之言，真可謂先得我心也，蓋今日甯屬之情形，尤異於往昔，而夷務之待理，更不減於當年，就志鵬今日之任務言，責在清鄉剿匪，惟其任務之推行，亦以安定夷區爲終結目標。蓋舉凡禁烟治安等問題，均與夷務具有密切之關係，苟夷區治安不能維護，夷民生活未見改善，則甯屬要政之推行，必將徒託空言，無補實際，而其亘古以來之夷患，亦不能泯滅其萬一，此不可不深切注意者也！

志鵬防次甯屬，時將一載，清鄉任務，至爲艱鉅，工作進行，諸有待於借鏡，古人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而歷代先賢治甯之得失，成規遺訓，均可資爲參考，閱嘗求諸書肆，訪諸耆老，咸苦無所得，心神悵然，適有賓君在予，居甯多年，濶習夷務，殊多心得，費時數載，徵諸史乘，旁及公私，稽考歷代夷務演變情形，著爲專集，行將付梓，以稿相示，並索言爲序，展讀之下，深感此書之作，用心固苦，而用意實大，誠邊防之必需，治夷之法典也，志鵬屬身戎行，久歷戰役，謹於翰墨，不善爲文，爰錄所感，聊爲之序。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夏兼西康甯屬清鄉司令李志鵬於西昌軍次

附註：明代建甯，卽今西康之甯屬。

西康寧屬夷務沿革史略

一、前言

西康位僻西陲，地屬蠻荒，素鮮爲國人所注意，自民國二十八年元旦，西康省府成立，將四川之康雅兩屬劃隸改，版圖擴大，政制一新，行省規模，於焉樹立，尤以國都西遷四川後，壤地咫尺，西康地位，遂爲國人所重視。蓋西康所轄康雅甯三屬，各因地理條件之不同，民族風習之迥異，建設重心，治理方策，自不無先後輕重之分，康雅兩屬，情形如何，自有其內在因素，姑不具論，然甯屬一地，爲密四川甯遠府轄境之統稱，位居川康滇三省之邊境，得天獨厚，地理條件優越，實有開發經營之價值，就國防觀點言，東南有金沙江之環繞，西北有雅魯江與大渡河之險阻，土地面積，共有三二〇、〇〇〇方里之廣，（縱長有一千五百六十里）人口亦共有二百六十餘萬之多，（其中夷人即佔一百九十餘萬）境內山巒起伏，蘊藏豐富，河川縱橫，土地肥沃，雨量調節，氣候溫和，天然形成爲西南國防重地。昔屬四川，因地僻邊陲，交通梗阻，政令難達，夷患潛滋，開發維艱；人力未盡，地利未闢，坐令久陷蠻荒，今隸西康，重心所在，川滇公路，貫通全境，經營開發，已爲國省當局所重視，故中央政府曾有委員長西昌行轅之設，西康省府亦有甯屬屯墾委員會之組，其所有任務，同爲整飭邊備，開發資源，充實抗戰力量，鞏固西陲國防，惟整飭邊備，開發甯屬，最大隱患，即爲夷務問題，此實爲國省當局，所認爲當前最困難之問題也。

考甯屬夷務 史籍所載，實肇始於周武王伐紂「靡、蜀、羌、葷、微、盧、彭、濮」，人統八國皆與焉「，蓋謂「盧」，即指甯屬之地，「濮」亦爲甯屬之地，秦統一天下嘗通爲郡縣，因漢興而罷，迄漢武帝遣司馬相如通西南夷，設置郡縣，始於甯屬置越嶲郡，建縣十三，爲漢所統治，此漢族入甯，實自漢起。



夫越瀾郡本爲印都夷之故國，夷族繁衍，其勢強，夷漢雜處，種族觀念，不無畛域，生活一地，難免抵觸，何況夷多漢少，夷強漢弱，而兼荼毒，強凌弱，乃爲人類社會進化必然現象，故自漢迄今，二千餘年來，甯屬夷漢之爭，遂成爲歷史相沿之嚴重問題也。然以歷代治夷者，多囿於種族觀念與成視心理，用威而少用德，重剿而不重撫，迫使夷人挺而走險，爲患日烈，仇漢日深，自委員長西昌行轅與甯屬屯營委員會成立後，對甯屬夷務之治理，鑒於已往治夷之得失，治夷之策，不得不重新確立，力反往昔治夷之惡習，乃特標示六大原則爲漢夷共守之信約 卽：一、不見面禮，（已往夷人見漢官要先送見面禮，如牛馬銅羊金錢等，使夷人輕視漢官，）二、不收投誠費（已往夷人叛後投誠，政府要苛索多量投誠費，使夷人怕政府，不願來投誠，）三、不准打冤家，（已往夷人與夷人間尚有部落支派之分，每因細故，輕起戰陣，積案相報，世代不忘，）四、促進漢夷親善（漢夷種族之分，由來已久，漢夷宿怨，不易消釋，漢夷情感，多不和洽，應 謀親善，）五、待遇漢夷平等（已往政府治夷，恆以威服，鮮用德化，以夷人野蠻，不可教化，重漢輕夷，待遇不平，容易激成夷變，）六、剷除黑白階級（夷族有黑白階級之分，黑夷自視爲貴族，白夷則視爲奴隸，生殺予奪，任隨黑夷，故有黑白之爭，今謂爲夷文，卽爲：1. 5 2 5 2 5 2 5 3. 4 5 2 5 2 5 4. 2 5 2 5 2 5 5. 2 5 2 5 2 5 6. 2 5 2 5 2 5 此在甯屬治夷歷史上，願爲進入開明之途，實爲具有劃時代之意義，而甯屬一隅，從此亦爲舉世所矚目矣。

近年以來，甯屬一地，在國省當局，共同努力經營之下，本有相當成就，然事實環境地所限，甯屬夷務問題，尙未得到澈底之解決，此實爲西康甯屬當前建設之一重大障礙也。吾人稽諸往史，自三代迄今，時已三千載，甯屬夷務，治亂相尋，從未得澈底之治理，使甯屬之歷史，成爲整個夷務之歷史，甯屬之過去，成爲整個夷務之過去，矧至今茲，甯屬之夷務，固爲國省當局所重視，然極結所在，夷漢仇怨，歷史傳統，無法消除，在漢人視夷人之「騷擾」爲「夷患」，在夷人視漢人之「治夷」，則又何嘗不視爲「漢患」

「彼此觀點不同，利害相反，各懷宿怨，積仇相報，遂使甯屬夷務，久成爲無法澈底解決之問題也！」

現抗戰已告勝利，建國正謀開始，邊疆屯墾，爲當前建國第一等大事，總裁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指示甚詳，並鼓勵有爲守之青年，要立志在邊疆，做一個手腦並用的屯墾員。甯屬爲西南邊疆重地，尤其在國防上，更有開發經營之重大價值，正爲當前青年立志在邊疆，最理想之目標與地區。夫建設川康，開發甯屬，固爲國省當局，共同之決策，而開發甯屬，必先解決夷務，尤爲西康劉主席治康之先決條件。惟甯屬夷務，其未得澈底解決之重要因素，亦卽爲歷代治夷者，對甯屬夷務之看法，各有不同，世誠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故治夷之策，亦各隨人而異，隨時而變，法典宏規，往史鮮有流傳，此深爲古今言治者，所深感困難之舉也。作者不敏，居甯六載，對甯屬夷務問題之研究，深感興趣，故曾在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任教授課之餘，特留心公私藏書，勾稽有關記載，復於從事夷務工作時，廣徵父老傳說，凡有關甯屬夷務問題之資料，均爲有聞必錄，悉心研究，得一較有系統之考證，乃將三代迄今，三千年來之甯屬夷務，遞嬗演變，分別年代，寫成專書：「西康甯屬夷務沿革考」，並列附年表，早送中國邊疆學會，轉交國防部列爲國防叢書待印，然以原著篇幅甚多，物價影響，出版有期，近閱報載，甯屬夷務問題，仍未得到澈底解決，聞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與重慶行轅副主任兼西昌警備司令智鳳光二氏，均將親往督辦，茲爲求對西康甯屬夷務問題，爲國人所重視，共促當局早定澈底解決之策，使能與動員戡亂工作相配合，加強西南邊防力量，完成大中華民族統一之局，用特將甯屬夷務沿革情形，先作一概略之紀述，願與尤樵賢達，試作初步之商榷。

二、三代 盧國之說

甯屬夷務，三代以前，史籍鮮載，迨至三代，周武王伐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疏、

八國皆與焉。史尙可考，而尙書堪誓：以此八國，皆戎蠻之國。孔安國，亦以此諸國，皆蠻夷戎狄。史記正義，則亦以此諸國，皆屬西南夷。對虜國實情，則未詳註，此甯屬在周武王伐紂時，卽有盧國之說，曾見上海良友圖書雜誌第一五八期——新西康專號對羅維歷史，略加敘及，認爲甯屬在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紂時，就有盧國之說，如：「羅維在甯屬通稱夷族，古代稱盧，虜，盧，烏蠻：等，今日著作羅維，羅維等，他的歷史發現很早，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紂時，就有盧國」等語，其他史籍，鮮見記載，此學術研究立場，甯屬是否卽三代周武王伐紂時八國皆與之盧國，尙須考證。惟華陽國志又載：「會稽，故濮人邑也」。按會無，卽今甯屬會理縣，此周武王伐紂時，八國皆與之「濮」，似亦又在甯屬，此三代時之甯屬，究爲虛爲漢，在民族史上，實尙有待於探討研究也。

三、秦代 嘗通爲郡縣

秦統一中國，威震中外，甯屬爲邛都夷地，嘗通爲郡縣，因漢興而罷，其歷史事實，可資證明者，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古今地名大辭典亦載：「邛笮古西南夷二國，亦作邛笮，其俗，用竹索渡水，故名笮」此邛卽邛都笮卽笮都，已無疑義。嗣司馬相如通西南夷，設置郡縣，以邛都爲越嶲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蓋均卽指此也。又如史記西南夷列傳載：「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並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此在秦之時，甯屬嘗通爲郡縣，然因漢興而罷，未及曾治，而甯屬其爲邛都國，（卽今西昌縣）已有歷史之根據，自無庸置疑矣！

四、漢代 司馬相如通西南夷

漢之時，疆土拓張，四夷賓服，甯屬夷務，日臻治理，著有輝煌之史蹟，如史記載漢武帝元光五年遣

司馬相如通西南夷，以邛都爲越巂郡建縣十三以爲治後，甯屬夷人，卽受漢人之統治，故世之談甯屬夷務者，乃多自漢始。其實在漢司馬相如未通西南夷以前，想漢人必早有通往，如唐蒙還報，卽爲一例，否則相如之通，則嚮導宿食，必無法解決也。又相如對天子亦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懸於南夷」。觀相如之言，卽可知矣！不過奉天子命，建節往便，與西南夷通，始正式設置郡縣，實行治理，則始於司馬相如之通也。考昔越巂郡所轄縣區之地，除今甯屬全境外；如青蛉，姑復，遂久等縣，則均在今雲南省永仁，華坪，永勝，甯浪，賓川等縣境。又東漢明章間，張翁爲越巂郡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如喪父母，詔嘉美爲安祠，漢人以翁有遺愛，拜其子濞爲太守，夷人歡喜，夾道歡迎。此甯屬夷務，郵治，由此可知矣。

五、武侯南征擒孟獲

蜀漢建興中，益州郡王雍闓，越巂郡王高定，相繼叛亂，甯屬夷務，至爲嚴重，而諸葛武侯帥師南征，建興三年四月，由成都出發，濟大渡河到甯屬，會雍闓新喪，部帥孟獲得衆夷權，就領其衆與高定合，迎戰於甯屬境內，築城固守，爲武侯所擒，現甯屬之冕甯境與西昌縣城東二里之地，均尙有孟獲城故址，又會理縣境亦有孟獲營之故址。迄武侯平高定，孟獲獲而復叛，曾屯兵卑水，（今甯屬德昌縣境）整理部衆，遂再率部追擊，橫渡金沙江，到益州郡與永昌郡境，卽出師表所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與孟獲大戰於金沙江西岸各地，卒用馬謖攻心之策，七擒七縱。孟獲始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夷漢得以相安，乃收孟獲等爲官屬以治之，終蜀漢之時，卒使南人服丞相之天威，不敢復反，漢賴以治，宏規獨創，史無先例，對蜀漢大業，實具有莫大之功績，惟策尙漏縻，旨尙薄伐，志在北伐中原，不能久留南中，用以夷治夷之策，僅減少後顧之憂，未能乘威服南夷之餘，留官鎮守，澈底治理，作一勞永逸之計，

，竟治夷之全功，致使螫虎留患貽後世之夷禍，此深爲後之論者所扼腕嘆惜也！考武侯渡瀘處，傳說甚多，據史籍可稽，則地今甯屬會理縣城三磊子（按即漢置三緣縣），與今雲南永仁縣境左直却之間，地當金沙江中流，兩岸山高陡峻，時當夏季，今尙悶熱有瘴，水氣難渡，而爲軍事要津，多數學者考證，均以此處爲可證。（著者亦詳考證，已載原著中）

六、 晉代 太守李謙移民於蜀

太甯二年，李驥等侵越嶠台登，益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驥軍大敗，追之兩岸皆山，遺峰秀傑，赴水死者千餘人，（即今西昌河山邛海）乃大破之於棠鄉始返，（在今四川雷波境）

晉之時，甯屬夷務，又復嚴重，越嶠郡徙治會無，（即今會理縣）太守李謙移民於蜀，以避夷患，而甯屬夷務則更不堪聞問矣！

七、 南北朝 改置縣州

南北朝時，甯屬夷務，極形複雜，劉宋之時，越嶠郡雖還治邛都，然至蕭齊時，邛都南縣均廢，越嶠郡與會理縣則又沒於獫狁！及至北周，周武帝征越嶠，始漸收復其地，以邛都縣改置越嶠縣，爲西甯州治，廢南縣改置邛都縣，（即今越嶠縣）復置台登縣，（即今冕甯縣）及定符鎮，（即今鹽源縣）隋文帝代周滅陳，天下一統，以越嶠開皇六年，改爲西甯州。十八年又改爲嶺州，甯屬夷務尙能維持現狀，無何特殊變化。

八、 唐代 爲南詔兼併

唐代之時，南詔吐蕃，其勢寔強，邊患時起，甯屬夷務，至爲紛亂，唐初仍改越嶠縣爲嶺州，時西南

夷稱詔者八，後併爲六詔，南詔強大，兼併五詔，爲一大部落，並以兵力威脅羣蠻，橫行邊部，開元中，爲求統馭羣蠻，乃移營兵五千二百人，馬二百匹，號爲南遠軍，地方治安，尙能維持，天寶之時，南詔歲爲邊患，迄至大曆，更合吐蕃，帥衆二十萬，三道出寇，幸李晟韋皋等，調度得宜，撫剿有方，卒破南詔於大渡河以南清溪關，南詔死傷十萬衆，自請內附，乃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命之曰當，子子孫孫，盡忠於唐，此誠唐室對治理南屬夷務之一偉績也。德宗之時，吐蕃又復猖獗，分兵入寇清溪關，（在今越嶲縣境內）終爲韋皋所擊敗，文宗之時，南詔吐蕃復合爲亂，侵略我邛崃三郡，直逼成都，劫子女玉帛以去，四川節度使李德裕，乃作塞邊樓，總十軍，築仗築城，以制大渡河清溪關之阻，更備置弓弩，訓練精壯，以防夷亂，嗣之爲雄邊子弟，繼宗之時，越嶲郡爲蒙詔所據，立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置之，於是猖狂一時，造浮橋以濟大渡河，繼寇新津，迫圍成都，蜀地大震，南屬南鹽等地，遂爲南詔所兼併矣！

九、五代 長爲兵衝

至終唐之時，僖宗年間，南詔吐蕃，又復入寇，由大渡河陷黎州，入邛峽關（今大相嶺）進臨雅州，直逼成都，經高駢討平之，迨至五代之時，蒙氏段氏，迭相爭戰，建昌府長爲兵衝，而南屬之版圖，則附於大理矣。

十、宋代 號曰獠州

宋室短祚，改邛部縣爲邛部王國，會川縣則附於大理，仍曰會川府，（即今會理縣）南屬夷務，自宋太祖平蜀後，王全斌獻地圖觀之，乃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與夷爲界，凡我疆吏，固守封圻而已。」乃劃大渡河以南而棄之，號曰獠州。穆宋之時，西南邊地，仍未入版圖，而南屬一隅，亦陷入蠻荒之地，而漢

民之死亡，則不可勝紀，漢夷血戰數百年之邊患，遂與宋室祚相終始也。最後大理通賈，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示黎州，宇文常曰：「恐開邊隙」議遂寢，後宋南遷，遂使退守無地矣。

十一、元代 世祖南征道經夷地

元承宋代之衰，先定滇境，遂漸領有甯屬之後，對甯屬夷務，極爲重視，世祖忽必烈帥師征雲南，跨大渡河，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貫通甯屬全境，道經夷地，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諸蠻迎降，送款投誠，建昌等地，（即今甯屬所屬各地）先後內附，乃置路二，設置州縣三十，立羅羅斯宜慰司以統之，嗣羅羅斯酋撒加伯合諸蠻攻建昌，守將羅里帖木身追戰於木托長山下，（即木托長山支脈梁子莊一帶地）對甯屬夷務，力加治理，大改宋代舊觀。

十二、明代 治夷兵力達七萬

明太祖朱元璋據有中原之地後，復命藍玉沐英傅友德征大理，道經甯屬，對甯屬夷務，則兼籌治理，洪武初，羅羅宜慰使安定來朝，即廢元置州縣，另設建昌都指揮衛，轄建昌、會川、鹽井、甯魯、越嶲等五衛，各衛設置軍民指揮使司，以統治軍民，及鎮撫夷人，洪武中，戍甯兵力，數達七萬之多，銀餉銀亦月支七十餘萬兩，此明代治夷武力，在甯屬治夷歷史言，實爲最強盛之時代，繼月魯帖木兒等，自雲南建昌舉家來朝，上元所授符印，並請遣子弟入學，乃以月魯帖木兒爲建昌衛指揮使，各地土酋，亦先後來朝，未十年，月魯帖木兒復叛，合德昌、會川、迷易、柏興、邛部諸夷，並西番土軍萬人，攻殺官軍，據男女二百餘口，燬屯堡，燒營房，地方罹亂，上調京衛及陝西兵萬五千戍平之，復諭涼國公藍玉，以月魯帖木兒詭詐，不可信其降，致綏師養禍，命都指揮使瞿能等率兵進剿，月魯敗潰，俘斬甚衆，藍玉率兵進

柏興州（今鹽源縣）造百戶毛海以計誘教月魯帖木兒及其子胖伯，遂降其衆，解送京師伏誅，皆以土酋安氏世襲指揮使職，所屬北至大渡河，南至金沙江，延袤千餘里，西南土官，皆以安氏爲稱首，永樂初，原以月酋之亂，諸州皆廢革，至是復置，悉改長官司，仍隸建昌衛，萬曆初，經先後征剿，夷亂始平，其間鄂子章西南三征，建昌兵備道副使親督鎮撫，軍民方得安枕席，而治夷成績，有明一代，亦大有可觀也。

十三、清代 石達開被困夷人

滿清入主，定都北京，甯屬夷務，鞭長莫及，又復紛亂，屢經剿辦，然亦不過暫安一時耳，清代之初，對甯屬一切，仍沿明制，設置衛所，分兵扼守，鎮掃番梁，終以地域遼闊，番梁猖獗，無法控制，時生變亂。康熙雍正之時，川省總督岳鍾琪，計劃周密，防剿得宜，然亦大有此剿彼竄之苦感。乾隆之時，戍甯兵力，數在三萬以上，分防要隘，駐屯鎮守，先後十年，地方賴以安謐，人民得以樂居。道光之時，建昌鎮總兵張必祿，奉命征剿甯夷，由馬邊（即今四川馬邊縣）進兵，跨越大涼山，所向皆捷，威震夷巢，掃蕩夷人感德。同治之時，提督關達武，率武字營勇萬餘人，剿辦甯屬夷務，出入上下普雄，直搗夷巢，掃蕩夷氛，厥功至偉。其後石達開敗退甯屬，亦爲夷困，然以前有大渡河之阻，與清軍隔河對峙，後有土司嶺承恩號召夷衆萬人，四面包圍，斷絕歸路，致使糧盡援絕，進退不得，被困身擒，此甯屬夷人之於清廷，實有莫大功助；而石氏之敗於夷人，亦由不明夷情，限於地形，不能把握時間，坐誤戎機，有以致之，含恨終身，殊可慨也！光緒之時，甯屬夷務之勦辦，則日漸廢弛，而夷人焚掠之事，更日甚一日。宣統之時，建昌鎮總兵鳳山，對甯屬夷務之治理，尙稱努力，曾進兵昭覺，（即今昭覺縣）羣夷歸順，與甯遠知府陳廷傑，商設縣治於昭覺，派徐懷章爲設治委員，甯屬夷務，又得放一線光明，惟有清一代，先後二百餘年，征剿之事，歲無幸免，其間征勦得力者張必祿周達武二氏，實具有不可磨滅之功績也。

十四、民國 劃甯歸康著治績

民國建立，國政不變，而甯屬邊遠，無暇顧及，夷務復趨嚴重，民六昭覺夷叛，縣城淪陷，漢人三百餘戶，悉被燬滅，自是各地夷人，相繼叛亂，大相嶺一帶，交通斷阻，西昌縣城，亦時被圍困，夷卡屢被焚劫，兩鹽夷人，則又時出滋擾，烽火滿漫，全甯騷然，時川滇角逐正酣，國事日繁，地方軍政長官，亦無暇作根本之治理。惟自民國九年以後，四川××混成旅長華清全移防甯屬，兼任清鄉司令，對甯屬夷務之治理，尙能保守現狀，嗣冕甯鄧秀廷，以家隣夷區，身受夷患至深，乃出辦夷務，用以夷治夷之政策，標殺黑留日之口號，十餘年中剿撫兼施，尙著成效，自是地方治安，賴以維持，人民得稍蘇喘息，深爲漢人所感戴，民國廿四年，赤匪竄甯，中央大軍雲集，各地夷人，均未敢蠢動，惟西會道上夷酋蔡三老虎等，與匪勾結，欲爲亂地方，然防剿得宜，亦消弭無形。民國廿六年，四川第十八區行政督察專員王旭東，對甯屬夷務，尙欲致力整飭，頒布甯屬整個治夷方案及實施步驟，以作治理甯屬夷務之準則，並設置夷務委員會及政治指導區，以作推行夷區政治之初步政治機構，但在軍事上國軍李家鏗部，戍甯治夷，因不諳夷情與地形，致使軍事失利，不無稽當損失。民國廿七年，廿四軍奉命重戍甯屬，初設軍部行營於西昌，由參謀長楊學端氏主其事，對甯屬夷務，力謀整理，乃改組夷務委員會及各政治指導區，健全機構，調整人事，推進工作，適此時中央劃甯歸康之議成，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復委鄧秀廷爲二十四軍靖邊司令，負甯屬治夷軍事之專責，楊鄧二氏，對治夷工作，頗能協調，乃共訂五年三期治夷拓邊計劃，經西康省府呈奉行政院核准施行。是年冬西康道上夷酋都土司及吉策支等夷衆，相率爲亂，行旅畏途，西康省府擬應五年三期治夷拓邊計劃之步驟，命靖邊司令鄧秀廷率部征剿，所向披靡。民國二十八年春，西甯邊郡夷縣平，道際安堵，鄧司令班師回防。是年夏，中央爲求整飭邊備，開發甯屬資源，充實抗戰力量，特設委辦

長行轅於西昌，兼督辦夷務。又西康劉主席，自西康省府正式成立後，對甯屬夷務，極爲重視，認治理甯屬夷務，爲西康建設之中心工作，特蒞甯屬視察，夷人夾道歡迎，親加撫慰，情況熱烈，史無前例，乃召開夷務會議，商討治夷方案，並組織甯屬屯墾委員會於西昌，爲治理甯屬夷務之中心機構，派杜履謙氏爲秘書長，楊學端氏兼邊務處長，共負治夷之責，復開辦屯墾幹訓班，培養治夷幹部，組織夷民，協修機場公路，此在甯屬治夷歷史中，實爲一新生之史蹟。民國二十九年春，西會道上夷酋蔡長發，劉呷呷等，繼復叛亂，居民轉徙，行旅裹足，西康省府復命靖邊司令鄧秀廷率部前往剿辦，夷衆暎跡，未幾即班師回防。同年秋西康實府頒發「治理甯屬夷務方案」，查此項方案，在甯屬治夷歷史上，是爲最具體最完備之治夷方案，亦即劉主席所說，爲治夷之百年大計也。民國三十年甯屬屯墾委員會，遵照西康省府所頒「治夷方案」，努力推行治夷工作，在政治方面：先後籌設特別政治指導區四個，模範政治指導區一個，普通政治指導區十五個，事從推行夷區政治指导工作。在軍事方面：除靖邊司令部外，又籌設西會，普昭、越拖等三個夷務指揮部，各特別區指導區，均設有國民兵團自衛隊，屯委會設置轄之會警隊，保安墾務大隊等，建立治夷之基本武力。在教化方面：則籌設夷民訓練所及夷民小學等，用以教導成年之優秀夷民及夷童，以作導化夷族之基本工作。在經濟方面：開發鹽產，辦理農貸，移民墾荒，改良畜牧，謀夷區經濟之發展。同年夏，西會道上夷酋蔡長發等，又死灰復燃，西康省府復命靖邊司令鄧秀廷前往剿辦，不幸軍事進展神速之際，適昭覺夷人八咀家與馬家等發生衝突，鄧司令率部返防，調解鎮壓，致剿夷軍事，功虧一簣，殊爲可惜！同年秋，三民主義青年團西康支團部主任陳志明，爲謀西康團務之發展，欲深入夷區，吸收夷族優秀青年爲團員，共荷抗戰建國之使命，適派宣傳組長袁在予深入夷區工作，宣導夷民，吸收夷族優秀青年，加入青年團。並派王隆陝赴大涼山夷區籌設大涼山夷區分團，此種壯舉，在甯屬治夷歷史上，尤富有重大之價值也。同年秋，西昌有志研究夷務問題之人士周宗遠，楊學端，張教品，杜履謙，劉元瑄，

陳志明，實在予，黃沼澄，金存良，黃萬民與夷族優秀青年嶺光電（中央軍校畢業）等鑒於甯屬夷務問題，爲數千年來未經徹底解決之問題，廢結何在，實有深加研究之必要，各人於授課治事之餘，爲求學術理論與實際工作融成一片，乃總集對甯屬夷務問題有研究興趣之人士，組織甯屬夷務問題研究會，出版「邊政月刊」將有關於甯屬夷務及治夷諸問題，提出意見，分組研討，以備將研究所得，用資治夷當局之參考，俾增進治夷工作之效能，此在甯屬治夷史上，實開學術研究之先聲，而具有深厚之意義也。

甯屬夷人，近年以來，多藐視禁令，利用其地理優越條件，偷種烟苗，恆以烟換槍，爲害漢人，民國三十年秋，陸軍第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氏，（江西尋都人）奉命戍甯，兼任清鄉司令，專負剿匪禁烟之責，乃執法如山，對甯屬夷區烟苗，派兵查剷，深入夷區，痛剿頑抗，撫輯忠良，不數月在剿夷區烟苗達數萬畝，緝焚夷人烟土達百餘畝，夷人聞風胆寒，自動查剷，與送繳烟土者相繼踵至，打破世人對甯屬夷區禁烟，認爲無法澈底之錯誤觀念，嗣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將軍飛甯視察，認禁烟與抗戰同等重要，命李師長與當地政府漢人，共同合作，作大規模澈底之查剷，務使罨井不能有一莖在甯屬地回發現，當正進行之際，忽於民國三十一年夏，又奉命率師遠征緬甸，阻敵怒江，致使甯屬禁烟工作，功廢垂成，此在李師長固認爲是平生憾事，而國省當局與甯屬人民，尤認爲是莫大之憾事也。

是年冬，西康劉主席爲求甯屬治夷工作與發展甯屬國民經濟相配合起見，乃將甯屬屯墾委員會擴大組織，派財政廳長李萬華兼主其事，此於甯屬治夷工作，又一新轉變也。民國三十二年，昭覺夷人又復作亂，經屯委會派鄧秀廷剿平之。民國三十三年五月，甯屬治夷權威靖邊司令鄧秀廷，不幸積勞因病逝世，益甯漢人，無任悲痛，追念鄧氏功德，如喪考妣，劉主席，對鄧氏治理甯屬夷務，原倚畀甚殷，鄧氏之死，如失股肱，亦深爲哀悼，對其喪葬，備極哀榮。鄧氏死後，由其長子鄧德光繼任靖邊司令之職，年少英俊，托乃父之餘蔭，深能取得所部漢夷官兵之信仰，爲表揚他襲職後之權威，當於是年十月率部進剿布拖等

蜀之逆夷，乘勝進剿，斬俘甚衆，增加漢夷人民不少信仰，惟聞殺戮過多，人道主義者，不免非議。又西康劉主席，以鄧秀廷逝世後，深恐甯屬治夷工作，有失重心，爲檢討過去與策劃將來，特於是年十月，作第二次之南巡，復重蒞甯屬，親加考察，使甯屬治夷工作又進入一新階段。民國三十四年，陸軍第一三六師師長劉元，兼任屯委會務邊境長後，力反甯屬亡往治夷，防而不剿之主張，是年四月，親自率師進剿普雄逆夷，進剿之初，屢奏捷功，終以逆夷頑強，難以殲滅。嗣由西昌警備司令賀國光氏前往督剿，用飛機投彈威脅，仍負隅頑抗，久成僵局，聞近始收平，正辦善後。據報載西康劉主席，最近又擬赴甯屬作第三次之南巡，期謀對甯屬夷務問題與賀國光氏商得澈底解決之具體辦法，此甯屬夷務，民國以來，亂而復治，治而復亂，循環演變，變化殊多，治夷之策雖定，而治夷之功，尙有待於今後之努力有以成之也！

十五、 結論

綜上所述，爲甯屬夷務沿革之梗概，吾人試觀歷代之沿革情形，對甯屬夷務之演變，自可得相當之認識，惟各代治夷之策，多重於防剿，而輕於教化，更未能將軍事與政治，相資配合，相互爲用，以及標本兼治，德威並施，使甯屬夷務問題，數千年來，無法謀得澈底之解決，迄今仍成爲歷史上相沿之嚴重問題，當此內亂未平，國際風雲日緊之時，西康爲西陲國防重地，甯屬夷族，佔西康全省人口之多數，教化未及，民智未開，坐令人棄於國，利棄於地，殊爲可惜！爲國家民族前途與西南邊防着想，甯屬夷務問題，實實有心國事者所不可忽視之問題也。爲今之圖，欲求得合理之解決，愚見所及，認爲應將甯屬現有之西昌警備司令部與甯屬屯墾委員會，合組統一機構，並應將四川省屬之夷區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等縣，及雲南省屬之夷區永勝華坪甯浪永善巧家等縣，共劃爲川康邊境治夷之特別區，簡派熟諳夷情之軍政大員爲指導長官，綜理軍政，長駐甯屬，治理夷務，延攬專家，精研歷代治夷之得失，詳訂當前治夷之方案，備供

採擇施行，寬籌經費，廣納志士，使力量集中，意中集中，事權統一，不受彼此鄰省之牽制，而有顧此失彼之弊。主其事者，亦得權其輕重，衡其緩急，運用自如，指揮靈活，俾作根本澈底之治理，倘治有成效，爲一勞永逸計，如事實環境與國家有此需要時，得就其山川地形，種族血統，民情風俗，生活習慣之相同，劃成一行省，以便治理，樹縮小省區之規制，庶政教普及，畛域盡除，爲統一建國，奠定長治久安之基，使甯屬夷務，不復重見於甯屬今後之歷史則幸耳。

西康甯屬夷務沿革年表

代	別	年	別	夷	務	沿	革
三	代	周	武	王	時		

羅維在甯屬通稱夷族，古代稱盧、僂、盧、盧、盧、盧……等，今日嘗作瀑瀑，爛爛……等，他的歷史發現很早，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紂時，就有盧國。一見良友圖畫雜誌第一五八期新西康專號。又會無，故濮人邑也。一見華陽國志附註：按古會無，即今會理縣。

秦代 秦始皇時

邛牟冉，秦嘗通爲郡縣，因漢興而罷，一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附註：按邛即邛都，漢置越巂郡，即今甯屬，故治在今西昌縣。

漢代 武帝時

司馬相如命拜爲中郎將，建節往使，略定西夷，邛牟冉、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於是邛都爲越巂郡，建縣十三以爲治，一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及通鑑漢武帝本紀

附註：按沫水爲大渡河，若水爲打冲河，均在今甯屬邊境，零關在今越巂縣

城南，現尙有零關古道坊遺蹟，孫水在今冕甯縣東北，現尙有孫水關遺蹟，邛都越嶲郡故治，在今西昌縣，今雲南大姚、華坪、永仁、永勝等地，漢均屬越嶲郡。

司馬遷仕爲郎中，秦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一見史記司馬遷自序附註：按西征巴蜀以南各地，當在川黔瀾邊境，與武侯後南征四郡之地相同，郡卽今西昌縣，卽西康漢源縣，昆明卽今雲南。

王莽時，邛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爲軍侯，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一見後漢書西南夷傳。

附註：按邛穀王當取越嶲郡所轄之地而統治之。

漢代 建武十四年

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卽授越嶲太守印綬一見後漢書西南夷傳。

漢代 建武十九年

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出越嶲，長貴聞之，疑尙既定南中，威法必行，已不得放縱，卽聚兵起榮台，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勞軍以擊尙，尙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一見後漢書西南夷傳附註：按益州郡故治，在今雲南昆明縣，邛都在今西昌縣，成都卽今四川成都。

漢代 永平元年

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之，斬首渠帥，傳首京師，後大守巴郡張翥，政和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覲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本縣安漢，起墳立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一見後漢書西

南夷傳

附註：按姑復漢屬越嶲郡，故治在今雲南水勝縣，巴郡今四川巴縣，蘇祈，即今西昌之禮州，明爲夷種之別稱。

天子以張翁有遺愛，乃拜其子淵爲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淵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諭曰：「當爲先府君放。」遂以得安！見後漢書西南夷傳。

元初三年郡徵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歸內屬，時郡縣賦歛煩數。——見後漢西南夷傳。

附註：按郡即爲越嶲郡

元初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叛，殺遂久令。——見後漢書西南夷傳。

附註：按遂久縣，漢屬越嶲郡，故治在今雲南賓州縣邊境湖金沙江岸

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衆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棟將兵擊之，賊盛未敢進，先以詔告三郡，密求武士，重其購賞，及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帥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求降附——見後漢書西南夷傳附註：按漢永昌郡故治在今雲南保山縣，益州郡故治在今雲南昆明縣，蜀郡故治在今四川成都縣，那屬夷則在川西南各地。

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有大郡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爨，據那不

漢代 東漢明章間

漢代 安帝元初年間

漢代 安帝元初六年

蜀漢 建興元年

蜀漢 建興三年

賓，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見三國蜀志。
附註：按漢牂牁郡故治，在今貴州遵義縣，越嶲郡夷王高定是時即領有今南屬之地。

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右郡，十二月還成都。——見三國蜀志。

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嶲入，斬雍闓及高定，使李恢由益州入，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賊，復與亮合。——見通鑑魏紀。

附註：按武侯南征越嶲郡仍舊未改，而亮由越嶲入，三降夾擊，其主嬰戰場，諒亦必在越嶲郡也，其擒離獲，威服南人蓋亦均在此時。

南來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而越嶲郡太守亦出兵往屬，戰門常冠軍首斬胄平南，與有功焉。——見三國蜀志。

蜀漢 建興末年

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叛，殺太守龔祿焦瑛，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除巖為太守，誘以恩信，蠻夷皆服，在官三年，徙遷故郡，繕治城廓，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在郡十五年，邦城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慕慕，扶輿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裸負來迎。——見三國蜀志。

晉代 明帝太甯元年

附註：按漢安定縣故治，在今西康瀘定縣境，漢旄牛縣故治，在今漢源縣。李暉任同等寇台登，將軍司馬攷死之，越嶲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以郡叛，降于暉。——見晉書。

晉代 成帝咸和元年

附註：按台登故治，在今冕甯縣，漢嘉故治，在今雅安縣。
征南將軍費黑破越嵩斯叟。一見晉書。

晉代 成帝咸和二年

附註：按叟即夷之別稱。
甯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遣其將緝恆費黑救之，甯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衛授遺岳戰于台登等敗績。衛死之。一見晉書。

越嵩郡徙治會無太守李謙，移郡民於蜀，以避夷患。一見晉書。

附註：按甯甯州故治，在今雲南昆明，朱提故治，在今雲南昭通，台登故治，在今冕甯縣，會無故治，在今會理縣，蜀即蜀郡。故治在今四川成都。

南北朝 宋劉裕時

越嵩郡遷治邛都，會無縣，卑水縣仍之，關縣復置。一見南北朝史。

附註：按會無故治，在今會理縣，卑水故治在今甯屬德昌縣境，地瀕安甯河，關縣故治，在今越嵩縣。

南北朝 齊蕭道成時

邛都縣廢，越嵩郡沒于越，號曰越嵩越郡，關縣廢，台登縣省，定筰縣亦省，會無縣則沒于越。一見南北朝史。

南北朝 梁蕭衍時

附註：按定筰故治，在今鹽源縣。
武帝大監二年，益州刺史劉李連反，遣元起平蜀，置嵩州。一見南北朝史。

南北朝 周武帝時

附註：按嵩州故治，在今西昌縣。
周武帝征越嵩，以邛都改置越嵩縣，屬西甯州治，尋改嚴州，廢關縣，改置邛都縣，仍置台登縣及定筰鎮。一見南北朝史。

隋代 文帝時

附註：按西甯州與嶺州，是時均屬雲南，蘭縣邛部縣故治，均在今越嶲縣，台登故治，在今冕甯縣，定筮鎮，在今鹽源縣。文帝代周滅陳，天下一統，置嶲州治越嶲，大葉初，復曰越嶲郡。改邛部爲邛部縣，屬越嶲郡。——見南北朝史。

唐代 開元初

附註：按嶲州故治在今西昌縣。改越嶲縣爲嶲州，時西南夷稱詔者八，後併爲六詔，封皮邏閣爲台登郡王——見唐書。

唐代 開元中

附註：南詔故都，在今雲南大理縣南太和村，台登郡故治，在今冕甯縣。越嶲郡移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馬二百匹，號爲甯遠軍——見唐書。

唐代 開元末

附註：按甯遠軍爲戍守甯遠府所屬地之軍隊。詔賜皮邏閣爲歸義，是時五詔式微，歸義獨強，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併羣蠻，遂破吐蕃，凌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彌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見唐書。

唐代 天寶時

南詔歲爲邊患，吐蕃彌強，嶲州爲唐蒙所據，會川縣沒于南詔，置會川都督府，又號清甯郡，尋改會同府，台登定筮鎮亦陷廢——見唐書。附註：按會川即會無，故治在今會理縣。

唐代 天寶末

楊國忠用事，蜀帥撫慰不謹，蠻王閣邏鳳不恭，國忠命鮮于仲通興師十萬渡瀘之討，大爲邏鳳所敗，鎮蜀蠻帥異牟尋歸闕，遂以羣蠻爲雲南安撫大使，命使冊拜，謂之南詔——見唐書。

唐代 大歷十一年

附註：按南詔故都爲太和城，在今雲南大理縣南太和村。

吐蕃寇雅，生命財產皆有損失。一見雅安縣志

附註：按雅卽爲今西康之雅安縣。

唐代 大歷十四年

異牟尋合吐蕃帥衆二十萬，分三道入寇，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德宗發神策都將李晟與邢儻范陽軍及山陽兵合，亦由三道環救，大破異牟尋於大渡河南，死傷十餘萬衆，南詔大懼，始請內附，韋皋奏濟納之，以贖吐蕃，並與相約，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命之曰當，子子孫孫盡忠於唐。一見唐書。

附註：按李晟破異牟尋故地，在今越嶲縣屬河南站深溝等地，其地尙有西平王破南詔石碑遺蹟。

唐代 至德初年

至德元年南詔閣邏鳳閣越嶲，會同軍據清溪關。一見越嶲廳全志。

附註：按清溪關在今越嶲縣北深溝，卽破南詔兵處。

至德二年越嶲郡沒於吐蕃。一見越嶲廳全志。

分天下爲十道，置折衝府，嶺州西南郡中都督府，西置南遠軍於清溪關，分守新安、三阜、沙野、蘇祈、保塞、緇山、西瀘、蛇勇、遏戎九城，皆爲防吐吐蕃南詔之要地。一見越嶲廳全志。

附註：按清溪關在今越嶲縣北深溝，新安等九城，均爲今甯屬所轄地。

唐代 貞觀二十年

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遣使至蜀，發民造舟，役及山嶺，於是蜀人苦之，雅邛眉三州山獠復反，地方騷然，遣茂州總管張士貴

唐代 貞元初

發隴右陝州兵擊破之，一見唐書。
附註：按雅即雅州，邛即邛州，眉即眉州，雅眉二州屬縣之地，多與甯屬相連，故山獠復反，甯屬邊務同受影響。

吐蕃分兵寇清溪關及銅山，後節度韋臯復清溪關以通南詔，由黎州自此出邛部邈姚州入雲南，并築要衝城以禦蠻寇。一見越嶲廳全志。

附註：按黎州，即今漢源縣，邛部即今越嶲縣，姚州即今雲南大姚縣，要衝城故址，在今大渡河邊富林鎮附近。銅山尙不可考。

唐代 貞元五年

節度使韋臯遣邊將王有道與東蠻兩林勿鄧等帥兵於故濞州，大破吐蕃，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悉多楊朱，斬首二千餘級，生擒酋官四十五人，收復濞州舊地。一見越嶲廳全志。

附註：按東蠻兩林勿鄧等，即邛部長官司。使乞藏遮遮，即尙結贊之子，故濞州治，即在今西昌縣。

唐代 貞元十年

韋臯遣人詣雲南王，異牟尋受詔斬吐蕃，使者襲擊，吐蕃大破，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人。一見唐書。

唐代 貞元十三年

吐蕃分軍下濞州，刺史曹高任領軍並將東蠻子弟接戰，大破伏戎，生擒大酋官七人，殺獲三百餘人，傷刀箭者不計，收馬畜五百餘頭，器械二千餘。一見越嶲廳全志。

貞元十七年

復敗吐蕃于雅州，圍維州及昆明城。一見唐書。

附註：按雅州即今西康雅安縣，維州即今四川理番縣，是時昆明城即今鹽源

唐代 太和三年

縣。

四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誠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南詔巉嶺入寇，陷焉耆三州，抵成都入其郭。見通鑑。南詔與吐蕃復寇邛崃，逼成都，劫子女玉帛以去。見越嶲圖全志。

唐代 太和四年

附註：按邛崃二州前已註。戎州故地，則在今四川宜賓縣。李德裕帥西川，上命塞清溪關，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大路有三，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開通，若冑可塞，是欺罔朝廷，須於大渡北更築一城，遮遞接黎州，大兵守之方可，既而德裕徙關於中城，北去大定城一百十里。見越嶲圖全志。

唐代 太和六年

附註：按中城故治在今越嶲縣境，大定城故治在今漢源境，黎州故治亦在今漢源縣境，

李德裕以吐蕃資寇養癰，數擾成都，乃作築邊樓，總十軍，築仗義城，以制大渡河清溪關之阻。見越嶲圖全志。

唐代 太和七年

附註：按築邊樓故址，在今河南站，仗義城在今實林場，又說，在今成都城內，亦即收儀樓，因交通關係已拆卸。如旅行雜誌第十六卷第十二期郭祝松作。成都勝蹟導游載：「樂情的是散花樓與籌邊樓，亦即收儀樓，皆因交通關係而拆卸了，籌邊樓爲李德裕所建，時與僚屬共商邊事於其上傳爲收儀所築故址，杜子萬時：蜀人競誇一千載，泛濫不折收儀樓，就是這所在」。李德裕修邛崃關及大渡河諸城柵，內地稍戢，并備製弓弩，訓練精壯，共得

唐代 大中十三年

萬人，率戶二百以取一人，緩則農，急習戰，謂之雄邊子弟。——見越嵩廳全志。

扭綽酋龍僭稱皇帝，自號大禮國。——見越嵩廳全志。

附註：按大禮故治，在今雲南大理縣。

唐代 咸通三年

越嵩郡為蒙詔所據，改曰建昌府。——見甯遠府志備考。

唐時蒙詔立建昌府，以烏白二蠻質之，諸酋爭強，推段興為長，其裔強，兼併諸酋，大理不能制。——見元史地理志。

唐代 咸通五年

南詔復掠嵩州，搆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率所屬鬼主邀南詔，大渡河敗之。——見越嵩廳全志。

附註：按鬼主為勿鄧蠻酋之號。

唐代 咸通十年

南詔寇嵩州，攻清溪關，定邊鎮將安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見越嵩廳全志。

志。

咸通十一年

南詔吐蕃又入寇，造浮橋濟大渡河，至新津而返——見越嵩廳全志。

附註：按新津即今四川新津縣

唐代 咸通末年

咸通末年南詔吐蕃復圍成都，矢石如雨，蜀地大震，——見越嵩廳全志。

兩鹽陷於南詔，——見鹽源縣志。

附註：按兩鹽即今甯屬鹽源鹽邊兩縣之簡稱。

唐代 乾符元年

高駢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見唐書南蠻傳。

附註：按戎州故治，在今四川宜賓縣，馬湖故治，在今四川雷波縣，大度河

唐代 乾符二年

即今大渡河。

南詔入寇，由大渡河陷黎州入邛崃關進攻雅城，聞高駉兵至，遣使請和，引去，駉追至大渡河，斬獲無算，擒其酋長數十人，一見雅安縣志。

附註：按邛崃關即今大相嶺之大關。

五代 建昌初

建昌府附於大理，其間蒙氏段氏迭相爭戰，建昌府長爲兵衝，一見五代史，附註：按建昌府所轄之地，即今甯屬管轄之地。

宋代 建隆三年

宋太祖平蜀後，王全斌獻圖觀之，乃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與夷爲界，凡我疆吏，固守封圻而已。」劃大渡河以南而棄之，號爲獠州，一見宋史。

改邛部縣爲邛部王國，會川縣屬大理，仍曰會川府。

附註：按宋棄而嶽據，甯屬不爲漢有，邊患遂與宋祚相終始。

宋代 政和末

大理通賈，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黎州，宇文常言：「恐開邊隙」議遂寢，一見宋史。

元代 至元初

辛亥夏六月，世祖奉命帥師征雲南，冬十月逼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楫以渡，摩沙蠻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餘里。十二月軍薄大理，以列時中爲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大理，遂班師，辛未，分大理國三十七部爲三路，以大理八部蠻酋新附降，詔撫慰，一見元史世祖本紀。

附註：按元始祖革囊渡江處，考雲南中甸縣誌載，在今中甸縣屬良美甲雞公石地方。

元代 至元初

先後置武安州爲路，屬羅羅斯宣慰司，又分置姜州，通安州，降州，永昌州，蒙溪州，會理州，麻龍縣，共領七州一縣，從白蠻戍蒙溪，後爲羅羅所據，一見會理州志。

附註：按武安故治，在今會理武定營。其所分置之七州一縣地，故治多在今會理縣與德昌縣境。

邛部王國，元時內附，立邛部州，一見越嶲祖全志

附註：按邛部王國故治，在今越嶲縣。

建昌路領禮州，在路西北瀘沽水東，所治曰龍麼城，段氏裔孫，至元初設千戶，一見元志。

附註：按禮州在今西昌西北五十里地，瀘沽，在今冕甯縣東南七十里地。

於台登置蘇州，一見冕甯縣志。

附註：按台登蘇州故治，在今冕甯縣。

於香城即置鹽州，後改州爲縣，立柏興府，一見鹽源縣志。

附註：按香城那故治，在今鹽源縣。

元代 至元九年

德昌路軍民府所屬烏蠻阿屈之裔侵軼爲屈部，其孫烏助內附，一見元志。

會川府內附，置會川縣，又置會理州屬之，一見元志。

元代 至元九年

瀘沽爲羅落蠻所居，至蒙氏霸諸部，以烏蠻酋守此城，後漸盛，自號曰黑蘭或稱羅落，是年內附，一見元志。

元代 至元十二年

附註：按沽活即今冕甯縣屬沽活鎮。

建昌府內附，置建昌路，分其地，置總管府治建安州，設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初屬雲南行省，尋改屬雲南行省，一見甯遠府志備考。

立定昌府，以本部爲昌州，兼領普濟，威龍，隸定昌路，一見元志。

附註：按建安州故治，在今會理縣境。定昌府故治，即今德昌。普濟威龍，今仍屬德昌縣。

元代 至元十三年

九月乙卯，以吐蕃合答城爲甯遠府，一見元史世祖本紀。

附註：按答城在今越嶲縣境。

元代 置會川路，一見會理州志。

正月丙辰，立建昌都羅羅斯四路，守成烏木等處並置官屬，一見世祖本紀。

元代 至元十五年

四月乙卯，修會川縣整古王祠以祀之。一見會理州誌。

六月改西蕃李唐城爲李唐州，一見元史世祖本紀。

改龍慶城爲禮州，一見元志。

元代 至元十六年

六月詔發新附軍五百人，蒙古軍百人，漢軍四百人，戍弼門，魚通，婁雅。

一見元志。

九月，詔諭西南部蠻族酋長，能率所部歸附者，官不失職，民不失業，一見

元史世祖本紀

附註：按碣門，魚通，均在今會理縣境，黎卽今漢源，雅卽今雅安。

改羅羅斯宣慰司隸雲南省，一見元史世祖本紀。

八月丁未雲南行省貫華帖，白水江，鹽井三處土老蠻叛，殺諸王及行省使者，調兵千人討之。一見元史世祖本紀。

七月甲戌，濶元上言建都女子沙智，治道立站有功，已授虎符管領，其父元收附民爲萬戶，令改建元路總管，仍佩虎符從之，一見元史世祖本紀。

改建昌路爲邛部州，一見越巂廳全志。

附註：按華帖白水江鹽井等地，均在今兩鹽境。

元代 至元廿五年

五月己亥，雲南行省貫金沙江西通安等五城，宜依舊隸聚亥章宣撫司，金沙江東水甯等五城宜廢，以北勝州爲北勝府，從之。十一月壬辰，罷建昌路。屯田總管府，一見元史世祖本紀。

附註：按通安在今會理縣境，北勝州故治卽今雲南永勝縣。

元代 至元廿六年

六月甲戌，西南夷中下爛土等處，洞長忽帶等以洞三百，寨百十來歸 得戶三千餘。一見元史世祖本紀。

十月丙戌，西南夷生蕃勞夢等八族，計千二百六十戶內附，一見元史世祖本紀。

元代 至元廿七年

十一月庚戌，罷雲南會川路采岩甸子，一見元史世祖本紀。

元代 至元廿八年

二月癸酉，雲南行省貫敘州烏蒙，水路險要，舟多破溺，宜自築梢水密出陸

，經中慶，又經鹽井土老必撒諸蠻，至敘州慶符爲驛路，凡立五站從之，
見元史世祖本紀。

附註：按敘州即今四川宜賓縣，烏蒙即今雲南昭通縣，唐符即今四川慶符縣
鹽井即今鹽源縣。

羅羅斯撒加伯等，合諸蠻軍攻建昌，守將躍里帖木兒追戰於木托山下，後改
爲木托長山，一見元史。

附註：按建昌即今西昌，木托山亦在建昌境。

羅羅斯宜慰使建安普卜之孫率衆歸附，授土指揮使帶衛建昌衛，不給印符，
置院於城東郭外里許，昌州，威龍，普濟三長官司隸之，所有四十八馬站部
之爲棘人人，燥孺，白夷，西番，麼些，貉鹿，達且，回子，漁人九種，散
居山谷，南至金沙，北至大渡，東底烏蒙，西迄鹽井，延袤千餘里，以西夷
爲首，一見明史。

附註：按昌州，即今德昌縣。威龍在德昌南境，普濟在德昌西南境，均已改
設指導區。烏蒙在今雲南縣境，鹽井即今鹽源縣。

羅羅斯宜慰使安定來朝，廢元置州縣，另設建昌都指揮衛，轄建昌，會川，
鹽井，甯番越嵩等五衛，一見明史。

附註：按建昌，會川，鹽井，甯番，越嵩等五衛，即今西昌，會理，鹽源，
冕甯越嵩等五縣。

明太祖論大理國及雲南王曉以大義，招之歸附，不聽，遣兵進討，一見大理

元代 至順初

明代 洪武四年

明代 洪武五年

明代 洪武七年

縣志稿。

明代 洪武十四年

附註：按大理國故志，即今雲南大理縣。雲南王地，即今雲南祥雲縣。時建昌尚未歸附，遣內臣齎敕諭之乃降，始置建昌衛指揮使司，一見明史。九月，明太祖命潁川侯傅友德等率師三十萬征雲南分路進兵，聲勢浩大，一見明史。

明代 洪武十五年

附註：按傅友德等率師三十萬征雲南，即爲征雲南王所治領之地。元平章月魯帖木兒等，自雲南建昌來朝，上元所授印符，即以月魯帖木兒爲建昌衛指揮使，一見明史。

明代 洪武十六年

附註：按雲南即今雲南祥雲縣，建昌即今西康西昌縣。閏二月，藍玉沐英克大理擒土酋段世屬那悉下，見明史。建昌土官安配及土酋阿派，先後來朝，貢馬及方物，皆賜織金文綺衣帽繡靴，一見明史。

明代 洪武十七年

會川土酋知馬誠來朝，復立會川府，領武安，永昌，麻龍等州，因月魯帖木兒反，土知府王春陷會川，燬民居府治，至是革會川府，遂墮其城，尋改爲會川衛軍民指揮使，領迷易千戶所，土官賢姓，其先雲南景東棘人種也，徙其屬來田種，一見明史。

明代 洪武十八年

附註：按武安永昌麻龍等州，均在今德昌會理縣境。迷易今仍屬會理，雲南景東，即今雲南省之祥雲景東縣。月魯帖木兒舉家來朝，請遣子入學，厚賜遣之，是年土官盧尼姑吉撒加白氏

明代 洪武廿一年

等歸附，皆令世襲爲知州，一見明史。

建昌府故土官安思正妻師克等來朝，貢馬九十六匹，詔授師克知府，賜冠帶襲衣文綺鈔錠，因命師克討東川芒部及赤水河叛蠻，是年改建昌衛行都司。

一見明史。

附註：按東川即今雲南會澤縣。

明代 洪武廿三年

建昌土官安配遣子弟僧保等四十二人入監讀書，一見明史。

明代 洪武廿五年

月魯帖木兒，合德昌，會川，迷易，柏興，邛部並西番土軍萬人，殺官軍男婦二百餘口，掠屯牛，燒營房，地方懼亂，且劫軍糧，率衆攻城，指揮使安的以所部出戰，敗之，斬八十餘級，擒其黨十餘人，賊退屯阿宜河，轉攻蘇州，指揮僉事魯毅擊退之，一見明史。

明代 洪武廿五年

附註：按德昌縣即今西康德昌縣，會川即今會理縣，迷易在今會理縣西，柏興即今鹽源縣，邛部即今越嶲縣，阿宜河即今甯屬安甯河，蘇州即今冕甯縣甯宜慰司，置建昌府屬四川布政司，尋改衛，置行都司領之，並增置甯衛軍民指揮使司，一見甯遠府志備考。

明代 洪武廿六年

改會川府爲會川衛，見會理州志。

置建昌蘇祈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川軍民千戶所，調京衛及陝西兵萬五千往戍之，仍諭將士互相應援，設伏出奇，並諭擒賊首獻者賞千金，一見明史。

明代 洪武廿六年

附註：按建昌蘇祈，均在今西昌縣境。

復諭涼國公藍玉以月魯帖木兒詭詐，不可信其降，緩授師養禍，四川都指揮

明代 洪武廿七年

使翟能率各衛兵擒僞千戶段太等平，賊蒙大潰，能督兵追捕，月魯帖木兒遁入柏興州，藍玉率兵至柏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及其子胖伯，遂降其衆，解送京師伏誅，一見明史。

附註：按柏興州即今鹽源縣。

改建昌路爲建昌衛，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安氏世襲其職，所屬北至大渡河，南至金沙江，延袤千餘里，西南土官，賞以安氏爲稱首，又麼些洞蠻寇打冲河西守堡，都督徐凱擊敗之，一見明史。

附註：按麼些洞蠻即今唐溝邊境麼些族，打冲河，即今雅樂江。

明代 洪武廿九年

威龍土知州普習叛，官軍捕之，普習中流矢死。一見明史

附註：按普習爲月魯帖木兒之妻兄，威龍州故地，在今德昌縣境。

明代 洪武卅一年

徐凱等平卜木瓦寨，執賈哈喇，送京師誅之。一見明史。

附註：按卜木瓦寨故地，在今越嶲縣境。

明代 永樂元年

因月魯帖木兒之亂，諸州皆廢革，是年後置，悉政府爲長官司，仍隸建昌，

其於戶所之隸於衛者有三，曰禮州，曰打冲河，曰德昌，一見明史

附註：按禮州，打冲河，德昌故千戶所地，均在今甯屬境

明代 隆慶萬曆年

建昌夷安守，越嶲邛部部落黑骨夷皆叛，上命少司馬徐凱，建昌道周走錫監

軍先征建昌夷。一見蠻司合志。

明代 萬曆十五年

邛部撤假合雷波夷目楊九乍，黃螂夷首安新叛，一見四川通志。

附註：按邛部故地，在今越嶲縣，雷波，即今四川雷波縣，黃螂在今四川馬

明代 萬曆十六年

邊縣境。

正月己丑撤假糾衆由大木瓜兩路突襲官兵營，播州兵大呼，李應祥率兵進剿，破木瓜，斬撤假，渠魁授首，然後移師黃鄉，——見舊四川通志。

附註：按木瓜爲麼些夷之別稱。

明代 萬曆十六年

邛部僂苴羌寨有亡命趙永成者與土人葵哨呷五十呷，聚衆將爲亂，而地方變夷，內生事端，互爲火併，經守邱紹先，統指揮王選，裨將劉綻等先後率部剿捕，敗諸羌，斬哨呷，諸羌盡服，叛亂乃平，——見蠻司合志。

明代 穆宗時

逆酋安文等率蠻衆迫建城，擾害地方，擄掠人財，建昌兵備副使楊芷齊集軍民嚴守城池，先令旗軍周英等陽爲安撫，內則整旅募兵，分紮要隘，副使督兵驅戰，擒斬無算。建昌六衛軍民始轉安枕，——見越嶲廳全志

明置建昌衛，清初因之，——見西昌縣志。

清代 順治初

投誠後改軍爲民，改設越嶲衛，守備一員，守禦鎮西所及左所，千總各一員，設甯越守備一員，駐紮鎮西，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四百名，分撥各處據險要之地，彈壓諸番夷渠，——見越嶲廳全志。

附註：按鎮西在今越嶲縣海棠南二十里。

清代 順治十八年

番渠復盤據冕山相嶺一路，劫殺守備，焚毀屯堡，商旅爲之不行，兵備張元凱，總兵官王德明稟撫院修鳳彩題請添設越嶲營守備一員，駐衛治領，把總一員，兵二百五十名，分防禦害，安塘守護外，逢六送哨，行旅安全，諸夷畏服，——見越嶲廳全志。

清代 康熙元年

附註：按冕山即今西越道之冕山營，屬冕甯縣。相嶺，即今小相嶺，爲越嵩冕甯兩縣分水嶺，爲番澤出沒掠劫之地。
四川總督李國英題請設建昌經制以垂永遠事，總兵王德明，建昌糧張元凱慮越嵩孤懸，議將會川協守改設該衛，又以越嵩衛爲入建門戶，與建昌遠隔相嶺，聲援難通，且番夷逼處，誠宜設防，足相犄角，議增守備一員，兵五百名，——見越嵩廳全志。

清代 康熙廿四年

奉天裁去守禦二所，止留衛守備，而嗣賊金格等，乘間漸次倡亂，劫奪爲生，始則負恃險阻，肆行不法，繼又煽惑普雄一帶賊番關壽等鼓衆負隅，抗拒官兵，爲百姓害，地方官稟川陝總督岳鍾琪題請奉旨，令建昌總兵官趙師儒帥師征剿漸次平定。——見越嵩廳全志。

清代 康熙廿七年

附註：按普雄在今越嵩縣境東，爲越嵩果夷老巢。
建南土夷迷易、黎溪、紅卜直、普隆、邛部之賦乃維沙、普雄、郭交、蓋田、鬪、覺魯、黑保嘴、裴貝、大孤山、咩他等，素恃險遠，叛服不常，甯番土麼些搶掠人民，遊擊周玉麟領兵討之，至坎到底中，賊蠻羅邵伏弩死，——見甯四川通志。

清代 康熙四十九年

附註：按迷易、黎溪、紅卜直、普隆爲會理縣屬，賦乃、維沙、普雄、郭交、蓋田、鬪、覺魯、黑保嘴、裴貝、大孤山、咩他等，則爲越嵩廳屬。
提督岳異龍統兵剿撫建南、各土夷俱各納土歸誠——見甯四川通志。
兩鹽古柏樹郎氏、瓜別巴氏，左所喇氏、右所八氏，中所喇氏，後所白氏，

清代 康熙五十五年

均於是年以保境投誠，領有土地，管轄夷民百戶或千戶不等。——見鹽源縣志附註：按古柏樹、四別、左所、右所、中所、後所等地土夷地。均在今西康鹽源縣西北境。

越嶲所屬阿羊夷等肆行不法，四川巡撫率漢土官兵討之，夷人負固不屈，巡撫檄各路官兵進剿，運破其寨，殺傷夷人數百名，直搗阿羊巢穴，分置匪城，收撫其衆，交各地土官經管，令其約束夷人，各安佳牧，——見舊四川通志。附註：按阿羊夷地，在今西康越嶲縣與冕甯縣邊境。

清代 雍正元年

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請建昌所屬越嶲衛，地方遼闊，蠻獠出沒無常，原有兵員難於防禦，改設游擊一員，把總一員，兵二百五十名，分防彈壓，——見越嶲廳全志。

清代 雍正四年

附註：按越嶲衛所轄之地，即今西康越嶲縣所轄之地。添設越嶲營遊擊一員，仍駐衛治，現在守備，即爲中軍守備，增設千總把總各一員，兵二百五十名，越嶲營守備改爲都司，再設柏香營都司一員，兵四百名，聯絡通達，聲勢相依，——見越嶲廳全志。

附註：按越嶲與柏香，營均在今越嶲縣境海棠、保安等地。

清代 雍正六年

鐵衛置甯遠府，領廳一、州一、縣三，即越嶲廳、會理州、西昌、冕甯、鹽源縣、禮州、德昌，併入西昌縣治，——見四川通志。

裁會川衛守備，移會理州來治。屬甯遠府，——見會理州志。

附註：按越嶲廳會理州、西昌、冕甯、鹽源縣及德昌，均已開縣屬西康省，

清代 雍正七年

禮州則仍屬西昌縣，甯遠府屬。

鹽源知縣，奏請朝廷，於所轄木里境設土司以治之，並請封木里頭人六藏塗都爲木里安撫司，頒給印信號紙，牧住木里，統率蠻夷，——見鹽源縣志。

附註：按甯屬各地土司，多已改土歸流，或名存實亡，惟木里土司，迄今仍沿舊封，勢力寔強，有木里王國之稱。

清代 乾隆元年

將柏香官兵裁去，越嶲營遊擊改爲參將，再增千總把總各一員、馬步兵一百名將柏香改爲汛地，令中軍守備把領把總外委各一員，兵一百七十名，分駐柏香汛，彈壓諸夷，——見越嶲廳全志。

清代 乾隆六年

再增越嶲營馬步兵丁一百名，分添各處隘口，而地方始資其保障，士民得安其枕席，——見越嶲廳全志。

時清廷戍甯兵力達三萬以上，——見四川通志。

附註：按甯屬治夷歷史，清代戍甯兵力最多者，則爲乾隆之時，足證清廷對甯屬夷務之重視。

清代 乾隆廿四年

木里土司六藏塗都殫世，在職三十年，由其胞姪格藏郎章哩承襲其職，——見鹽源縣志。

附註：按木里土司，與兼木里寺喇嘛堪布，緣政教大權於一身，倘不委棄，土司職務，例由兄弟姐妹之子承襲，與其他土司承襲之制不同。

清代 乾隆卅九年

木里土司格藏郎章哩逝世，在職十五年，由其胞姪藏林欽承襲其職，——見鹽源縣志。

清代 乾隆四十六年

木里土司格藏林欽逝世，在職七年，由其胞姪項拈查承襲其職，——見鹽源縣志。

清代 嘉慶五年
嘉慶八年

木里土司項拈查逝世，在職十九年，由其姪項克珠承襲其職，——見鹽源縣志。越窩營守備張必祿，痛夷匪滋擾，帶兵由五里箐向普雄等夷巢進剿，調集夷人，背運軍糧，抗拗者即以一二名就地活埋，自是夷人畏之如虎，不敢肆出，處處投誠而還，——見越窩廳全志。

清代 嘉慶廿一年

附註：按五里箐在今西康越窩縣境東。

越窩廳奉文，以寮葉坪一汛，在山凹之中頗難望哨，而寮葉坪東四十里之新基姑，地在高阜，與巴姑山相對，適中扼要，修城築一座，哨房三處，由越窩營派把總一員，兵三十名，前往駐紮，足資控制，——見越窩廳全志。

清代 嘉慶廿二年

附註：按寮葉坪，今越窩縣境北與海棠東南之地。

越窩營守備張必祿治夷得力，功升為越窩營參將，是年適瓜落西糾夷匪息胡滋事，必祿帶兵由普雄直抵大涼山，剿撫兼施，所向皆捷，威震夷巢，夷人咸呼之為張山猴，——見越窩廳全志。

附註：按瓜落西糾夷，即大涼山夷。

木重土司項克珠逝世，在職十九年，由其胞弟項瓊玖承襲其職，——見鹽源縣志。

附註：按木里土司職，由胞弟承襲者，蓋以此為始也。

清代 道光十三年

清溪屬之土司馬龍叛變，勾合越窩屬之曲曲烏巖等生熟番暴俱反，焚掠富林

清代 道光十四年

大樹堡一帶，果勇侯楊芳率漢土官兵敗之，高龍投首，餘黨被燬，夷亂以平，漢民感恩，——見越嵩廳全志。
附註：按清溪即今漢源縣，富林在今大渡河北，屬漢源縣，大樹堡，在今大渡河南，屬越嵩縣。

清代 道光十九年

普雄夷匪，連年滋亂，頻擾坡鄉，越嵩營參將馬慶封將兵剿擒，焚夷寨，取糧畜，夷人畏威投誠，撤兵返營，——見越嵩廳全志。

越嵩屬之保安連三營，地形卑下，為夷匪焚毀，——見越嵩廳全志。
附註：按保安連三營，在今越嵩縣北七十里，為夷匪劫掠出沒之地，行旅遇此，視為畏途。

清代 道光二十年

自越嵩風營失守後，同知王者政，參將馬彥彪到任，先修中所壩等地土城，柏香汛兵丁擒獲野夷數名，王者政恐狃免情，細心研鞫，知非挾害，遂五里管束法，收稼焚堡，夷人震懾，不敢生事近十年，——見越嵩廳全志。
附註：按鳳凰營，中所壩，均在今越嵩縣南附廓之地。

清代 道光廿九年

木里土司項瓊致逝世，在職三十年，由其胞弟項扎史承襲其職，——見鹽源縣志

清代 道光末

兩鹽土司所管土地，原多為漢人承佃，各地土司，因漢人反對加租換佃，乃自鴉彝江以東，招收漢夷前來兩鹽鴉彝江以西各地墾荒，以裕收入，致漢夷西來日多，其勢漸強，致召後來之患，——見鹽源縣志。

清代 咸豐五年

薩鎮塔方阿在普雄剿夷陣亡後，兵備遺鄂惠關築漢土官兵，各處防禦，而夷

清代 咸豐十年

人焚搶如故，——見越嶲廳全志。

附註：按塔方阿爲清廷所派。

五里箐，普雄八切挖隊等支夷人叛亂，出擾各地，越嶲廳同知周漢源，參將張倫，調集兵勇千餘人，分途圍剿，夷人死傷甚衆，夷人阻怯，承嗣護商保路，道路無阻，地方安堵，——見越嶲廳全志。

附註：按五里箐、普雄、八切、挖隊等地，均在今越嶲縣境。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前隊率輔賴裕新統兵萬衆，自瀘推兵甯屬，直渡金沙江會理州屬之窪烏司失守，進兵德昌，河西、越嶲等地，被土司嶺承恩沿途截擊，次年石達開親率大軍入甯，被清軍及土夷夾擊，被困大渡河南，致師敗身擒，全軍覆沒，——見四川通志。

附註：按四川通志原稱僞翼王石逆達開，編者以其爲民族革命，通志爲清時所修，故將僞逆二字省去，窪烏在今西康甯南縣境。

夷匪時復出巢，越嶲廳署同知梅慶熙參將崔名陞率勇及長勝軍立時擊退，

——見越嶲廳全志。

夷匪二千餘人與普雄野夷勾結，分竄吉家山等地，經長勝軍之都司范金魁領兵二千並建昌劉寶國酌帶漢土官兵，分頭馳剿，斃夷無算，——見越嶲廳全志。

附註：吉家山，在今越嶲縣南境。

大股夷匪時出滋擾，大路梗阻，四川總督駱秉章飭總兵丁永陞招募勇，分

清代 同治元年

清代 同治四年

清代 同治五年

清代 同治六年

清代 同治七年

清代 光緒五年

清代 光緒七年

清代 光緒十五年

清代 光緒十六年

清代 光緒廿一年

清代 光緒廿八年
光緒廿九年

頭勳勤，道路疏通，又普雄阿台等支夷匪分股出巢，搶掠行商，經甯遠府練勇鍾昌烈與丁永陞等分頭截擊，夷敗回老巢，——見越嶲廳全志。

貴州提督周達武，奉旨提武字營軍萬衆，剿辦越嶲夷匪，軍威所及，夷匪披靡，乃收復普雄，籌辦善後，漢夷咸服著治嶲之鉅功，創邊務之偉績——見越嶲廳全志。

蔣宗漢署越嶲營參將，嗣因靖遠夷患肅清，旨復提督原官，——見越嶲廳全志。

靖遠漢夷竹落等支劫掠夷卡，戕殺勇弁，出擾大路，攔搶行商，四川總督丁寶楨調兵剿辦，——見冕甯縣志。

附註：按靖遠即今甘相營，屬冕甯縣。

西昌北山夷酋何甫沈叛，聲勢兇橫，官民驚惶，縣守唐承烈以計斬之，亂平之後，餘夷畏威投誠，乃創修夷卡，令各夷酋坐質撫班，不得爲亂——見西昌縣志。

木里土司項扎松郎扎什逝世，在職二十二年，由項謫立承襲其職，——見鹽源縣志。

夷酋尹達老二反，率衆爲亂，地方糜爛，甯遠知府雷鍾清調漢夷官兵討平之，——見西昌縣志。

木里土司項謫立逝世，在職十二年，由項隆普承襲其職，——見鹽源縣志。馬家兜夷石都兒叛，被漢官擒斬後，石夷親族，力謀報復，四出焚劫，漢民

清代 光緒三十一年

苦之，甯遠知府唐翼祖命標紹斌擒斬之，又調官兵往禦失敗，夷患如故，——見西昌縣志。

馬家九支夷人，糧米支夷人皆叛，並輕視萬官貪備，官兵征剿失利，大砲被劫，以重資贖回，威信全失，黃兆麟不諳情，食財受賄，夷患不顯夷，匪更為猖獗——見西昌縣志。

清代 光緒卅四年

西昌昭覺等地夷匪，擄劫糧米廿餘駄，槍彈五駄，未幾兩官賓天賦，藉故班師，自焚軍米二百餘石，政府威信全失。夷患更日甚一日。——見西昌縣志。

清代 宣統一二年

宣統元年將鹽源縣之南境。拆置為鹽邊廳，隸屬於甯遠府——見鹽源縣志。宣統二年建昌鎮總兵鳳山進兵昭覺，羣夷歸順，乃籌設縣治，派徐懷章為設治委員，主辦昭覺夷務。——見西昌縣志

近代 民國初年

將清代甯遠府所轄領土之州縣，拆置為八縣，即將會理州屬之披沙窪烏司等地，拆置為甯南縣，越嵩廳改為越嵩縣，鹽邊廳改為鹽邊縣，昭覺設治領地，改為昭覺縣，合西昌，會理，鹽源，冕甯，越嵩，甯南，鹽邊，昭覺等八縣，共為甯屬八縣，此為甯屬縣廳與境域之改革也。

近代 民國四五年

六馬塘前五營防兵三十餘人，盡被夷匪殲滅，嗣滇軍來西昌，西溪人民懇派官軍鎮攝，地方治安，始賴維持，——據鄧秀廷口述

西昌東山夷人聚眾為亂，焚殺擄掠，無所不為，西昌縣城，時被圍困，幸官軍趕到，從後截擊，夷匪死傷千人，西昌之圍得解，漢人之危得救，——據鄧秀廷口述

近代 民國六年

西昌縣城，雖有雷馬屏屯殖司令兼漢軍統領張午嵐駐此，然對夷務仍無辦法，昭覺夷人，窺知實情，更爲猖獗，乃焚毀縣署，佔據縣城，漢人三百餘戶，悉被焚燬，從此昭覺移治西昌，遙領治之，——據鄧秀廷口述

近代 民國七八年

西昌縣屬夷匪爲亂，駐軍徐團率兵擊之。一戰而捷，未幾，土司都龍光率衆爲亂，騷擾地方，徐團以計敗於盪山光禰寺，其亂乃平。——據鄧秀廷口述
八年川邊鎮守使陳選齡派兵接防甯屬，對於夷務，無法治理，西昌縣城，雖有駐軍，然夷人進城劫卡之事，時有所聞，自是夷氛復熾，民不聊生。——據鄧秀廷口述

近代 民國九年

西越大道小相嶺一帶，夷匪滋亂，劫掠客商，行旅裹足，道路阻塞，漢民無告，時冕甯縣屬靖邊營之鄧秀廷，因家居夷巢附近，熟悉夷情，精習夷語，且身受夷患最深，乃見義勇爲，籌辦團練，開始致力治夷工作。——據鄧秀廷口述

近代 民國十二年

西昌各地夷人，又復滋亂，擄掠人口，劫搶財物，焚村落，竊禾稼，官不得禁，民不得安，西昌縣知事萬象新乃自率團隊，大破夷匪於大梁子，餘夷震懾，不敢爲亂。——據鄧秀廷口述

近代 民國十三年

木里土司隆普逝世，在職二十二年，其姪項松典例應當襲，以其時尚年幼，不能執政，乃由項隆普之弟項此稱，代承其職，此稱本爲西康理化縣木拉溪之活佛，棄彼就此，頗懷雄圖，整軍經武，結交權勢，隱爲鹽源縣屬九所土司之盟主，儼如一木里王，木里之名從此益大。——據在予調查

近代 民國十四年

鹽源僞夷戕殺瓜別土司，焚燒中所官署，漢人市場，番族村落，南北各境，被其毀滅者，不下數十處，道路梗阻，人烟斷絕，瓜別，中所，及前後左右各所之官民，均同受其害，此凜患之招來，爾鹽土司，實不辭辭其咎——據在予調查

近代 民國十五六年

西昌夷酋母海爲亂，焚掠村堡，劫奪行商，地方騷擾，民難安枕，嗣四川第十一混成旅旅長羊清全接防甯屬，兼任甯屬清鄉司令，對於夷務之治理，尙能維持現狀。——據鄧秀廷口述

近代 民國十七年

二十四軍調兵接防甯屬，對於夷務，力謀治理，並於是年三月在西昌召開甯屬行政會議，商討治理甯屬夷務方案，各縣軍政首長及地方士紳，均被邀出席，集思廣益，對洽理夷務，均提有寶貴之意見。——據康敷銜口述

近代 民國十八九年

西昌北山夷匪，又復爲亂，民難安居，鄧秀廷孫子汶率命剿辦，其亂乃平。川康邊防總指揮部派劉元璋爲川康邊防總司令，率兵兩團，接防甯屬，對夷務繼續加以治理，多未收效。——據康敷銜先生口述

近代 民國二十年

西昌昭覺等地夷匪，煽衆爲亂，鄧秀廷率兵前往剿辦，所向披靡，自是夷氛稍戢，地方治安，賴以維持。——據康敷銜先生口述

近代 民國二十一年

會理夷酋祿安佑叛亂，漢民受其蹂躪，川康邊防軍派兵剿辦，夷亂乃平。十一月，川康軍在西昌召開甯屬行政會議，商討洽理夷善後等辦法——據康敷銜先生口述

近代 民國二十二年

越嶲普雄夷人又復叛亂，鄧秀廷奉命征剿，軍事上大獲勝利，適西康大金寺

近代 民國二十三年

發生變亂，乃調鄧秀廷前往平亂，致普雄剿夷之事，功敗垂成。——據楊肇基先生口述

西昌夷酋母海爲亂，川康邊防軍誘入城內，就地正法，人心大快，嗣鄧秀廷由西康平亂返甯，升任旅長，繼負治夷軍事之責，母海餘亂，亦爲所平。——

——據楊肇基先生口述

近代 民國二十三年

項松典正式承襲木里土司職，八月，二十四軍特派李章甫爲專員，前赴木里商談龍達金廠停廠善後辦法，雙方意見不合，發生爭執，項此稱槍傷殞命，項松典被執，嗣中央命令釋回，其事乃寢。——據在予調查

近代 民國二十四年

赤匪竄甯，各地夷人蠢動，尤其夷酋蔡三者虎勾結匪徒，陰謀大舉，幸會理駐軍師長劉元璣固守城池，人心鎮定，夷不得逞。——據楊肇基先生口述
附記：薛岳、萬耀煌、周渾元、楊森、李抱冰等率軍過甯，追剿赤匪。

近代 民國二十五年

四川省政府以甯屬地僻偏遠，夷患嚴重，乃特設第十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於西昌，派王旭東爲專員兼區保安司令，負漢夷行政督察之責，委鄧秀廷爲西冕鹽昭清鄉司令，將鄧氏原部改編爲九個中隊，由四川省保安處補助經費，受專署指揮。——據康敷餘先生口述

近代 民國二十六年

西昌，會理，冕甯，越嶲，昭覺等縣夷人，相繼爲亂，四十七軍軍長兼甯屬清鄉司令李家鈺派兵分剿，因不諳夷情，不明地形，進剿失利，軍事受困。嗣四十七軍奉命參加對日抗戰，由獨立第十五旅接防甯屬，兼甯屬靖邊司令之責。

近代 民國二十七年

王旭東擬訂「甯屬整個治夷方案及實施步驟」，呈准四川省府頒布施行。

附記：委員長重慶行營派常陸慶等來甯調查國防資源及邊情。

二十四軍奉命重戍甯屬，調派所部一三七師四一一旅所轄兩團，由軍參謀長楊學端率領前來接防，乃改組甯屬夷委會，調整人事，加強工作，對夷務治理，樹一新規模。

秋八月，中央明令將甯屬八縣劃隸西康，九月一日正式接管，西康行省之建設，得告完成。

二十四軍接防甯屬後，即將鄧秀廷所部改編，委爲二十四軍靖邊司令，負責屬治夷軍事之全責，是年冬即進剿西甯道上土匪都土司等。

近代 民國二十八年

中央爲整飭邊備，開發甯屬，設委員長行轅於西昌，派張篤倫爲行轅主任。附記：春，中央政校派羅時實徐幼川先生等來甯考察邊區政治經濟社會。

西康省府於西昌設甯屬屯墾委員會，負責治理甯屬夷務之全責，由杜履謙主其事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蒞甯巡視，召開甯屬夷務會議，開討治夷之根本辦法。

附記：夏，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李璜，黃炎培，林虎等來甯考察。川滇西路樂西段開工，甯屬夷民，熱烈參加，出力甚多。

附註：西昌行轅爲啓迪邊民智識，溝通漢夷文化，創辦甯邊日報聘其在任總編輯，由行轅主任張篤倫兼社長。

甯屬屯墾委員會創辦邊民訓練所調集各支夷人，施以教化工作，備作治夷基層幹部。西康省府，設甯屬墾業管理處，由建設廳長劉貽燕兼處長，杜履謙

近代 民國二十九年

兼副處長，實在予任祕書主其事。

靖邊司令鄧秀廷奉命征剿西會道上夷匪蔡三老虎。

西康省主席劉文輝頒布手訂「治理甯屬邊務方案」。確立治夷百年大計，創

治夷歷史上之新紀元。

會理駐軍團長張永錫奉命剿辦會東夷匪。

中央爲肅清夷區烟毒，特於西昌組設肅清西康私存烟土督辦公署，派劉文輝

任督辦，張篤倫任會辦。

附記：中央爲開發甯屬資源，乃在西昌創辦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培養技藝

人才，派李書田先生爲校長。

冕甯甯南等地夷人抗割烟苗，甯屬保安司令唐福珠，行轅組長徐遠舉分頭率

兵剿辦。

昭覺八咀家夷人仇殺馬家受訓夷人，發生鬥爭，縣城被圍，甯屬屯委會派兵

前往鎮壓，其亂乃平。

廿四軍團長張青岩奉命剿平會理李廷相等漢夷叛亂。

廿四軍駐西昌旅長劉元璋奉命兼任甯屬屯委會邊務處長，負治夷軍政之責。

附記：行政院康昌旅行團王家楨，朱傑，馬景棠，李希樸等來甯考察。

西祥公路一月開工，七月完工，八月築西，西昌公路全線通車。

陸軍第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奉命率部進駐甯屬，並兼任甯屬清鄉司令，負甯

屬剿匪禁烟之責，計先後剷除夷區烟苗五萬畝以上，緝獲夷人烟土數千兩，

近代 民國三十年

近代 民國三十年

槍斃匪多人。夷人畏之如虎，匪徒斂跡，地方入民，賴手稱慶。

附記：川康建設期成會成立西昌辦事處，派莫德蕙先生任主任。軍委會在甯屬設甯匪禁烟執法監部，派李仲登任中將執法監。

西康青年團在大涼山設分團部，派王隆陝任主任。並會派支團宣傳組長袁在予先到夷區宣導，吸收夷族優秀青年。

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將軍蒞甯視察所部三十六師對甯屬清鄉剿匪禁烟治夷工作，漢夷人民熱烈歡迎。

附記：三十六師奉命出國遠征殺敵，由第二軍七十六師來甯接防。

二十四軍靖邊司令部，創辦幹部訓練班，訓練治夷軍事政治幹部，訓練期間為三個月，聘谷賓為軍事總教官，袁在予為政治總教官，又西康民政廳冷融液甯巡視，考察邊政對今後邊政之推進，多所指示。

甯屬重黎委員會改組，擴大組織，加強治夷工作，派西康財政廳長李萬善兼任副委員長，綜理會務。

中國邊疆建設協會開發大涼山，創建摩祥鎮，定三十二年一月二日開市。

軍委員會派林競為瀘康邊區夷民宣慰特派員，到甯屬各地宣慰邊胞加強宗族團結。

遠征軍第十一集團總司令部特派袁在予為金滄兩江上游邊防調查組上校主任率官兵數十人到甯屬木里等地調查邊防，深為各地土司邊胞所歡迎。

附記：西昌縣所屬之德昌區奉命改為設治局。

近代 民國三十一年

近代 民國三十一年

近代 民國三十二年

近代 民國三十三年

木里宣慰司項扎巴松典鑒於滇西國軍捍衛國土，阻敵西侵，厥功至偉，特派代表於元月赴大理向宋總司令獻旗外，並於三月親赴大理向宋總司令致敬，獻金二十萬元作慰勞抗戰將士，以彰有功。

近代 民國三十三年

陸軍二十四軍靖邊司令鄧秀廷爲甯屬治夷之權威者，綏靖地方，鞏衛邊防，厥功至偉，不幸積勞成疾，於五月在原籍病故，甯民哀悼，如喪考妣。

近代 民國三十三年

陸軍第二十四軍靖邊司令鄧秀廷逝世後，其遺職由長公才鄧德亭繼任，鄧德亮年少英俊，託乃父之餘蔭，頗能取得所部漢夷官兵及漢夷人民之信仰，就職後爲表揚承襲乃父之權威，於冬十月率部推剽布拖逆夷，斬獲甚衆。

近代 民國三十三年

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氏對甯屬邊務之治理深爲關切，特於冬十月作第二次南巡，親到甯屬，各地夷酋紛紛投誠，並在西昌召開夷務會議，檢討六年來治邊之得失，並將各地夷務指揮部撤銷，另設屯墾團及各地夷務大隊，加強治夷武力，受甯屬屯委會之指揮並調整各指導區之工作人事甯屬夷務又進入一新階段。

近代 民國三十四年

陸軍第二十四軍直屬步兵旅旅長兼甯屬屯委會夷務處長劉元璋氏，自調升第一三六師師長後所有甯屬戍邊部隊統歸其節制指揮，對於甯屬治夷軍事之設施，力反已往防而不剿之習，特於四月親自督師進剿普雄逆夷。

附註：陸軍第二十四軍駐西昌之行營撤銷，其參謀長楊厚端氏調西康省軍管區中將參謀長，委員長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調任重慶市長，遺缺由賀國光先生接充。

近代 民國三十五年

委員長西昌行轅撤銷，改為西昌警備司令部，仍由賀國光氏任司令，負責屬防務與治夷之責，並指揮旅長劉元瑄繼續剿辦普雄等地逆夷。

近代 民國三十六年

普雄等地逆夷頑抗，西昌警備司令部調派飛機前往威脅，迫其就範。聽命政府。——見建康報

甯屬夷族代表嶺光電吉紹虞羅洪興等晉京請願，邀求夷族參政，配以國代立委監委名額，經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秘書長洪蘭友暨內政部長張厲生接見，結果圓滿。——見江西民國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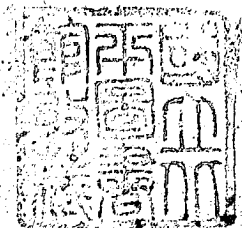
中央為謀澈底解決甯屬夷務與川邊邊境夷務，特組設川康滇三省夷務設計委員會，由重慶行轅副主任賀國光兼主任，負責謀澈底解決三省夷務之設計。

——見江西民國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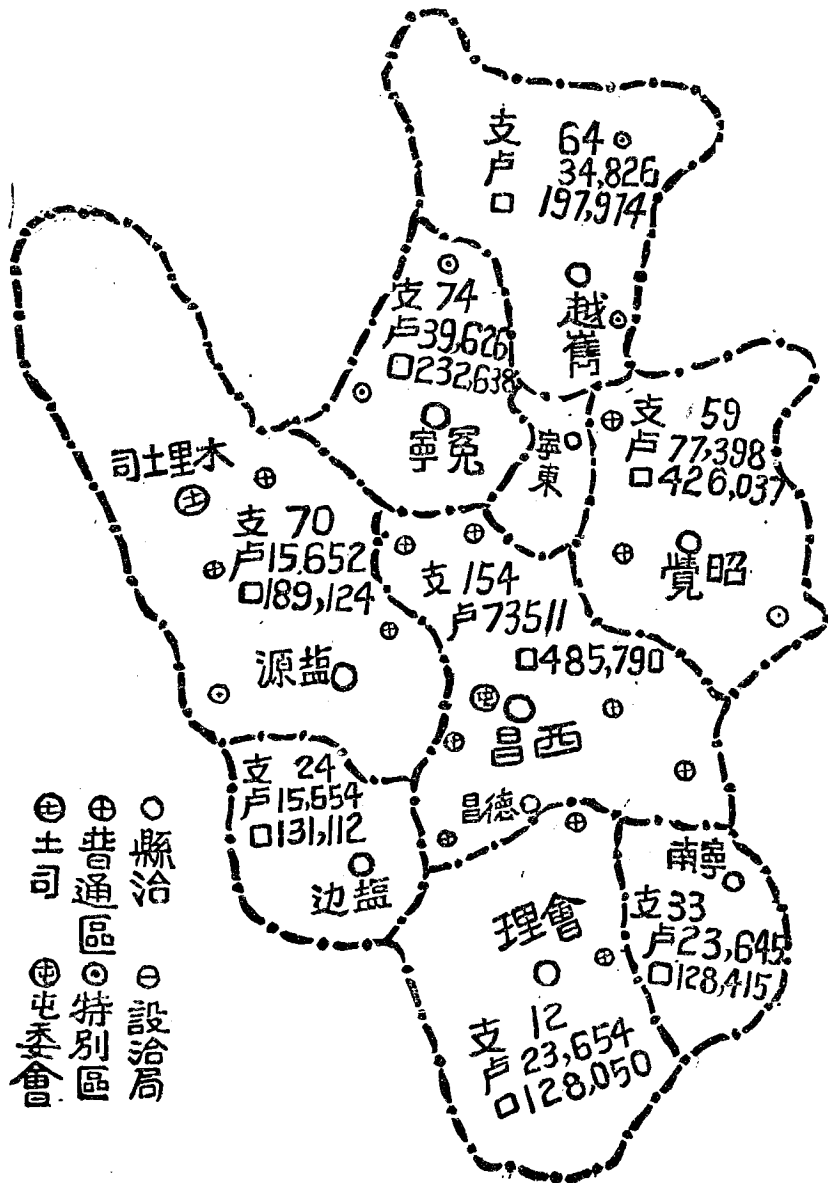
普雄逆夷剿平，設立善後機構，辦理撫輯善後事宜。——見建康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拾日

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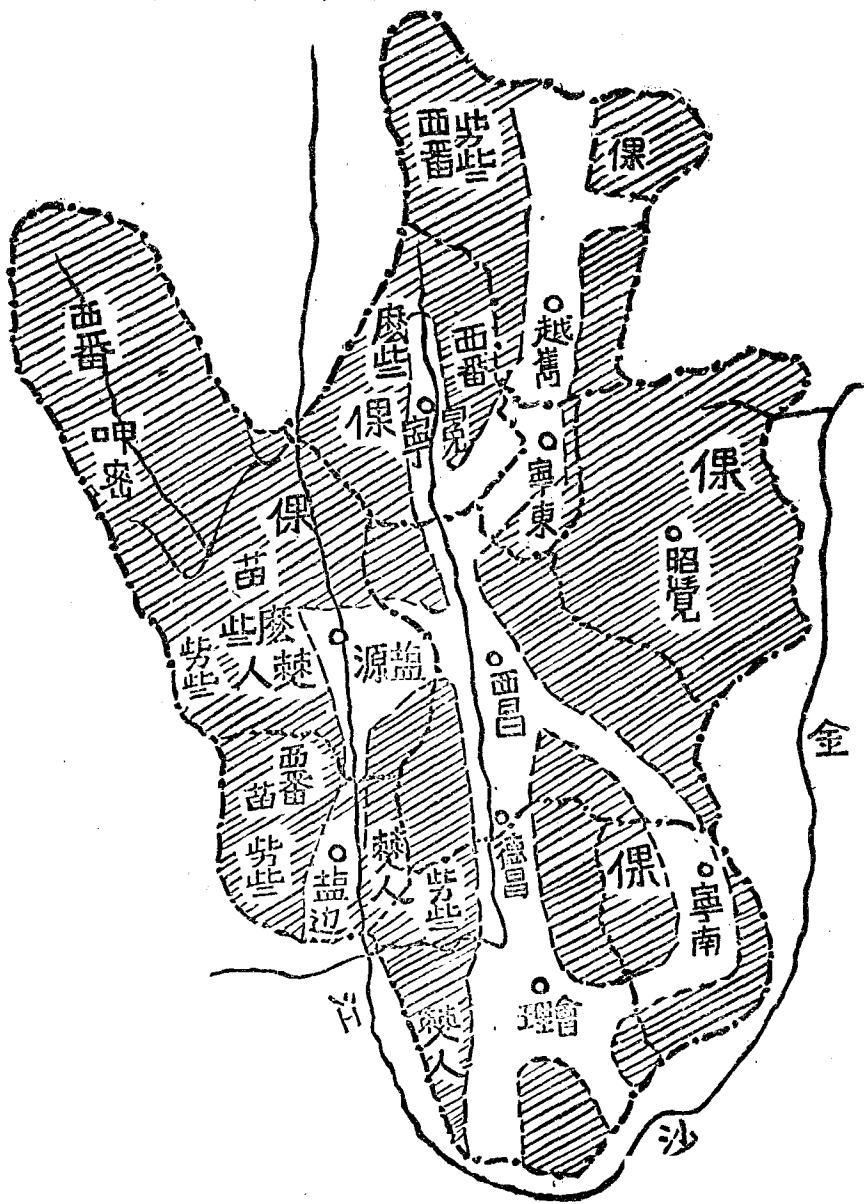
西康省治夷機構配設位置及夷族支戶口數略圖



說明——本圖是根據西康省所設負治理甯屬夷務專責之甯屬屯墾委員會所籌設之治夷政治指導區列製之，分普通與特別區，將為改設治局或區署之依據，其位置近略有變動，但方向仍無多大變易。

甯屬夷族支戶口數，是根據前 委員長重慶行營所編印之「甯屬調查報告彙編」政俗門所列夷人戶口數目統計數字列製之，研究甯屬夷務者，亦多以此為根據，後屯委會與邊部亦未見另有精確數字發表。

西康寧屬漢夷分布及各族居住地區圖



說明——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說：「甯屬漢人所佔地面，僅沿中間過道一線，夾岸盡為夷巢。」本觀圖所示白黑地面積，即可知矣！

本圖是根據前四川第十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製甯屬漢夷人民居住地區面積比較圖調製之，現漢人移入夷區者仍少，僅昭覺縣治地，略有增加耳。

圖內所列各種族住居地區，是根據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對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甯遠組在座談會席上發表之談話資料調製之，現各種族住居地區，仍無多大變動。

袁在予所

至在予所，五予康藏邊區，時有餘年，足跡所到，無不詳察。其間所經之處，均有留影，以資紀念。此書之出版，實為邊防調查之重要資料也。

川康滇藏邊區紀輯

此書為著者，在川康滇藏邊境，歷時十餘年，所經之處，無不詳察。其間所經之處，均有留影，以資紀念。此書之出版，實為邊防調查之重要資料也。

西康甯屬夷務沿革考

此書為甯屬夷務沿革之考，內容詳實，為研究邊防之重要參考。其間所經之處，均有留影，以資紀念。此書之出版，實為邊防調查之重要資料也。

金滄上游邊防調查報告彙編

此書為著者當滇緬戰局緊張之際，奉遠征軍總司令官命，率領官兵數千人，易服喬裝，深入不毛之區，實地調查，所得之重要資料，均經詳加整理，彙編成冊。其間所經之處，均有留影，以資紀念。此書之出版，實為邊防調查之重要資料也。

古今治夷言論集

此書為著者在國立西康技專校任教時所蒐集，內容詳實，為研究邊防之重要參考。其間所經之處，均有留影，以資紀念。此書之出版，實為邊防調查之重要資料也。

西康夷務沿革史略

著者袁在予，江西史地學會會員。本書為西康夷務沿革之史略，內容詳實，為研究邊防之重要參考。其間所經之處，均有留影，以資紀念。此書之出版，實為邊防調查之重要資料也。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月三十日初版

#3

4073k1

孔子治夷語錄

居健恭，執事敬，與人忠，雖
之夷狄，不可棄也。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

賜教：南島法地中

不許翻印